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傳

葉秀發傳　宋濂

葉秀發字茂叔其先由栝徙金華為金華人秀發師事呂祖謙唐仲友極深性理之學○㠯餘力為文輒擢慶元丙辰進士第弟子慕之從其學者歲至數百人初授福州長溪簿丁父憂而歸服除轉慶元府學教授秀發嘗著論語講義發越新意以誨諸弟子且曰聖門授業之源無過此書然義理無窮倘一切沿襲舊說吾心終無

H. H. MU CHINESE LIBRARY

不襲古人之文亦不襲古人之事是矣又

所得若欲見諸行事是猶假他人之器以為用用之於已且惴惴焉不以為便況欲假人乎哉時鉅儒樓鑰史彌鞏妻昉鄭性之楊簡袁燮皆器秀發與之交而於簡問難尤切每至日昃忘食簡自謂有所啓發得邊詹顧葉四子為喜葉蓋指秀發也秩滿闗陞循從政郎建寧府政和令丁母憂服闋調安慶府桐城丞金人犯蘄黃二州桐城為鄰壤萬目睽睽不相保騎兵將迫家人號泣求避秀發叱之曰此正臣子竭力致身之日雖死何憾苟先去之如一邑生聚何脩城浚濠日為備禦計會金人使諜者至秀發擒之亟斬于城門以狥金人計沮

竟以光其前

不曰訟而訟人

不得近邑賴以完事定制閫忌其功不自已出上其擅斬非法降迪功郎未幾再叙改合入官授宣教郎知徽州休寧縣俄以前事論奪秀發退居十餘年無一毫觖望意獨憤李誠之之冤上書訟于朝初誠之守蘄蘄陷一城士卒皆戰死無降者誠之亦望闕再拜拔劒自刎議者不録其忠反咎其不能全人故秀發不平而訟之言辭朗烈聞者降歎史彌遠當國人有自桐城來者彌遠以秀發事爲問其人歷言撫綏安定之詳且謂其等得保首領至今皆葉桐城之賜不然巳無桐城久矣彌遠頷之從容問參知政事宣繒其言同彌遠歎曰幾失

賢矣即日起發擢知眞州楊子縣轉奉議郎差監都進奏院越七日命知高郵軍高郵爲淮東緊治時尚繹騷弗寧秀發上五策一曰防海道二曰審邊城三曰擇武守四曰練軍實五曰畜財用而以正人心作士氣爲之本言多聽高沙三十六湖水高而田下隄防不固則千里一壑民且無稼秀發建石埭以疏水勢瀦洩有恒無乾溢之病其後馬光祖來爲守行埭上思秀發功構堂樊梁之堤以祠焉尋轉承議郎疾作上書乞致事特陞朝奉郎巳而疾甚力劾去貪墨吏人勸其何自苦如此秀發曰不可吾死後彼必殘吾民以遲同列來問疾整

襟對坐惓惓以究心邊事爲祝無他言其忠義出于天性至死不變如此紹定庚寅九月卒年七十卒之日惟遺書籍數篋敝衣一襲至無以爲斂當屬纊時民夢秀發擁高牙大纛入嶽祠民疑其爲神遂肖像而祠其中云秀發夷險一節臨事唯可以義動不可以勢利刼澤物之念則若飢渴然居田里日有犯私鑄者縣令趙善琛欲重其刑而連坐之秀發曰刑一成而不變君子所盡心焉縱姦固失傷善亦豈爲得哉善琛爲之止有悍戾者日嗜鬭富人嫉之欲以嘯聚之名寘于法秀發白於郡守鄭如剛曰血氣之爭則有之嘯聚則未之聞也

民因得不死。秀發卒後累贈朝議大夫。學者尊之曰南坡先生。所著書有易說、周禮說、論語講義、及詩文行于世。子夢擇、孫振祖、皆出仕。能以清白世其家云。

贊曰。濂嘗讀國學進士王若訥記秀發桐城斬諜事。未嘗不流涕而歎也。當金人陷蘄。士大夫析圭儋爵者。或納款貴降之不服。有若秀發者。官僅一丞耳。則不顧妻子。嬰城固守。法宜在所褒嘉。顧以擅斬而罪之。果何道耶。譬有丈夫焉。居深山中。盜欲舞刀劍敓其財。先遣遊偵以詧虛實。其隸怒殺偵者。丈夫乃不責盜而責隸。可乎。不可也。國之政如此。將何以致平

治耶宋自是而微矣嗚呼自古當季世變白爲黑倒上爲下若斯之類甚衆人所不能堪而秀發安之抑賢矣哉

謝翱傳

謝翱字皐羽福之長溪人後徙建之浦城父鑰性至孝居母喪哀毀廬墓終身不仕通春秋著春秋衍義左氏辯證傳于時翱世其學試進士不中落魄漳泉二州倜儻有大節會丞相文天祥開府延平長揖軍門署諮事參軍聲連梁楚間已復別去及宋亡天祥被執以死翱悲不能禁隻影行浙水東逢山川池榭雲嵐艸木與所

不須更作祭章

嗜佳山水其人已有的五分

別處及其時號相類則徘徊顧盼失聲哭嚴有子陵臺孤絕千丈時天凉風急翶挾酒以登設天祥主荒亭隅再拜跪伏酹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悲思不可遏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䰟朝往兮何極莫來歸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味焉食歌闋竹石俱碎聞者為傷之然其志汗漫超越浩不可禦視世間事無足當其意者獨嗜佳山水雁山禹湖蛟門候濤沃州天姥埜霞碧鷄四明金華洞天搜奇抉祕所至即造游錄持以誇人若載七寶歸者游倦輒憩浦陽江源及睦之白雲邨尋隱者方鳳吳思齊晝夜吟詩不自休其詩直遡盛

有生交無死交是生人一痛

唐而上不作近代語卓卓有風人之餘文尤嶄拔峭勁雷電恍惚出入風雨中當其執筆時瞑目遐思身與天地俱忘每語人曰用志不分鬼神將通之其苦索多類此婺睦人士翕然從其學前至元甲午去家武林西湖上前代遺老尚多存者咸自詫見翺晩明年乙未以肺疾作而死年四十七瀕死屬其妻劉氏曰吾去鄉千里交游惟方韶卿吳子善最親不朔兄弟慎收吾文及吾骨授之韶卿即鳳子善即思齊已而鳳等果至而方幼學方壽馮桂芳翁登登之弟衡埜翺子陵臺南以文豪殉伐石表之曰粵謝翺墓初翺以朋友道衰盡吳越無

書恐屑

挂劍者思合同志氏名作許劍錄勒諸石未就復爲建許劍亭于墓右從翱志也翱無子其徒吳貴祠之月泉書院云翱好修稜獨刻厲憤激直欲起古人從之遊不屑屑於流俗意所不顧萬夫莫回也每慕屈平托興遠遊自號晞髮子過談勝國事輒悲鳴煩促涕泗潸然下士有苟合而氣志得者憎聞翱翱自若也所著手抄詩八卷雜文二十卷唐補傳一卷南史補帝紀贊一卷楚詞芳艸圖譜一卷宋鐃歌鼓吹曲各一卷睦州山水人物古跡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天地間集五卷東坡夜雨句圖一卷浙東西游錄九卷餘傚秦楚之際月表

作獨行傳及左氏傳續辨歷代詩譜皆未完所選唐宋柳諸家詩及東都五體詩不在集中

贊曰翺一布衣爾未嘗有爵位于朝徒以被天祥之知麻衣繩屨章皇山澤間若亡所容其身使其都重祿受社稷民人之寄其能死守封疆決矣翺不負天祥肯負國哉翺蓋天下之士也昔田橫不降漢援劍自剄客之從死者五百人若翺之志其有類橫之客者非邪吾聞諸任先生云

張中傳

張中字景華臨川人也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舉不中

世所傳鉄冠事甚多[illegible]識其大者備

遂放情山水歷遊江右諸郡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談禍福多驗時天下大亂歸隱莫府山與人言避兵之方從之者吉違則凶歲壬寅春正月　上帥師下豫章御史大夫鄧愈侍　上左右因薦中遣使者召至賜之坐問曰予定豫章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蘇息否中對曰未也旦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焚燬殆盡鉄柱觀亦化爲灰燼惟一殿巋然存耳夏四月指揮使康泰反一如中言中自是寵遇有加且言國中大臣將有變上宜預防秋七月平章邵榮參政趙繼祖伏甲北門欲爲亂事覺伏誅歲癸卯夏五月癸未　上祭山川百神

於覆舟山下問中曰此行何如中對曰吉天馬兩重似
拜似舞祀畢　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
是日中原贄名馬果符兩重之語中又言省署內當有
震驚城中亦擾擾但於　上無傷耳六月丁未忠勤樓
災藥砲藏樓中遇火怒激如雷省署與樓連內外咸恐
僞漢陳友諒圍我豫章三月不解秋七月癸酉　上舉
兵伐之召問中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
首領其戰必在南康　上因命中從行舟次孤山無風
弗能進中曰臣頗習洞玄法當爲祭之祭已風大作遂
達彭蠡湖己丑戰湖中之康郎山常忠武王遇春深入

虜舟數四圍之其勢甚危僉以爲不可救中曰勿憂也
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輙大勝僞吳王陳友仁及
將士溺死者無算八月壬戌復大戰流尸蔽江陳友諒
中飛矢卒癸亥降其衆五萬自癸酉至癸亥僅五旬唯
南康與康郎山小異爾初豫章受圍　上問何日圍解
中對曰當在七月丙戌暨報至乃乙酉盖日官筭曆是
月嘗差一日實在丙戌解去其它奇中往往類此中爲
人猾介寡與人言嘗戴鐵冠人因號曰鐵冠子云

贊曰濂數與中游見其人類陽狂玩世者與之語稍
涉倫理輙亂以它言竟莫測其故甲辰夏五月同列

二博士有怫　上意方杜門待罪中叩二人所生年
提筆作點點狀如計數者良久笑曰不遠復期在七
月五日濂書而識之至六月之晦有　旨令二人復
官頗疑其術之未盡驗及獲見　上諭則中所期也
中之術亦異哉　上嘗親疏十事命濂作傳藏金匱
中後六年搜遺稾於故篋因繕錄之而并紀所識之
事云

王冕傳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
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

不二敎

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痴如此曷不聽其所爲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爲弟子學遂爲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即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冕亦笑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爲府吏冕罵曰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

如小兒

使者聞之慙晃屢應進士舉不第歎曰此童子羞爲者
吾可溺是哉竟弃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
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杰事即呼酒共飲忼慨
悲吟人斥爲狂奴北游燕都館祕書卿泰不花家泰不
花薦以館職晃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兔遊
矣何以祿仕爲即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灤陽
惟兩幼女二童留燕倀倀無所依晃知之不遠千里走
灤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晃既歸越復大言天
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晃爲妄晃曰妄人非我誰當
爲妄哉乃攜妻孥隱于九里山種荳三畝粟倍之樹梅

此人欲甚少而種花頗奢

花千窠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樹花屋嘗倣周禮著書一卷坐臥自隨祕不使人覩更深人寂輒挑燈朗諷旣而撫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王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操觚賦詩千百不休皆鵬騫海怒讀者毛髮爲聳人至不爲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輒食都不必辭謝善畫梅不減楊補之求者肩背相望以繒幅短長爲得米之差人譏之冕曰吾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爲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頴兵起一一如冕言

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冕賞募府授以諮議叅軍

旨稱妄人
太史論以
怪民

一夕以病歿晃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歿君子惜之

史官曰予受學城南時見孟宋言越有狂生當天大雪赤足上潛岳峰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蓰穿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譁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訪識者問之即晃也晃眞怪民哉馬不耍之駕不足以見其奇才晃亦類是夫

余忠愍贊

贊曰於戲闕眞人豪也哉獨守孤城逾六年小大二

宋太史道
義塡骨髓
每于文字
見之其爲
第一手不
獨文也

百餘戰戰必勝其所用者不過民間兵數千初非有熊虎十萬之師直激之以忠義故其心效死而不可奪也雖不幸粮絶城陷以死而其忠精之氣烱烱上貫霄漢必粲爲列星流爲風霆散爲卿雲凝爲瑞露闞雖死而其不死者固自若也然而闞死於君而能使妻死於夫子死於父忠孝貞節萃于一門較之晉卞壺家又似過之矣於戲闞果人豪也哉予來江左見其門生故吏言闞事多至泣下因想見戰守處江流有聲而斷雲落日凄迷於莽蒼間猶足以動人悲思因掇其行事成傳以示爲人臣者

濂既作余廷心傳又見其門人汪河言當廷心死時其妾滿堂生一子甫晬弃水濱有僞萬戶杜某呼曰此必余參政子是種也良不可殺竟指所鈔諸物懷子以去今三歲矣人或戲子曰汝父何在子橫指拂喉曰如此矣此一事也池州判官李宗可斬人也李嘗文身又號爲花李善槊視賊欲吞廷心兄闌嘗以女歸之及來舒命權義兵萬戶統新軍守水砦前後多戰功賊來破城李橫槊入賊中殺效甚衆眷廷心死馳馬還家聚妻孥謂曰余相公死國吾亦義不屈汝等毋不死爲人所魚肉拔劒無大小盡殺之出解

叙得可喜

甲據胡床中坐取酒飲至醉復衣甲自刎死此一事也嗚呼仁者宜有後而義烈之士聲光可流於亡窮濂雖不文唯恐其失墜也故復著于篇

朱環傳 子元女壽傳附

朱環字君玉婺之義烏人漢槐里令雲四十代孫也赤子時無兒嚎聲仲父桂奇之養爲子桂後生辟及定周因外環環益孝謹凡勞事皆服行不知有寒暑時境内多盜白晝出道上劫人財桂有金數百兩與辟謀瘞窖中璧夜發去反誣環所爲桂怒褊環襦袴立之大雪中一日夜不使去環恂恂謝過無一言辯其寃桂猶日虐

環五六年間溺死者數四恒順受之不怒桂死遇薛益厚薛子慶多暴武遂嫁以殺人罪環憂不能食竭私財救之慶獲免環善讀書寶祐間嘗舉進士年八十六終于家子元女壽

元字子初性警敏絕人至元末有盜數千起縉雲過永康置砦域源山山抵元家甚邇盜將刧元父環及環兄遇魁爲謀帥元聞遽歸告二翁速避寇不聽復涕泣諫翁罵曰豎子不解事江南內附久誰敢叛耶設有寇不過鼠竊狗偷何足病元自度賊若縛翁去則是翁從賊反官坐以法雖有百喙莫能白爲今之計者孰若殺賊

此人可將

自明乃與役夫傳慫謀執刃伏垣下或止之曰賊勢張甚汝不畏作葅醢邪元曰吾知有親爾若得白親以無辜雖萬死不恨會賊偵騎至竟斫殺二人梟首市中以血手入示翁買之北逃賊平翁竟無罪

壽生有淑資年既長歸金華戚象祖台寇楊鎮龍反西攻婺州宗王甕吉解及浙東宣慰使史弼捕獲之及至州城將鞫其反狀壽父環有亡奴在械中奴嘗怨環搆傷欲連環出貲助鎮龍時史怒寇甚凡獄辭所引必盡殺乃止環子元疾病不能起乃視壽泣壽曰昔緹縈能救父命我獨非人邪乃走告法曹掾馮耿賢曰妾父無

目最溫厚習初文字可傳以師與長者之意云

罪亡奴欲誣以不道倘事不得直一家枉作泉下鬼聞君素長者獨不能相活乎言訖淚如雨馮怒曰此事豈汝女子所知壽哀祈益切馮爲惻然良久揮壽去曰爾但歸吾知所處矣明日使吏椎碎奴口不果誣

贊曰昔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爲後母譖而見逐履霜中楚作履霜操其辭多怨傷濂竊謂伯奇不必爾也父母惡之勞而不怨何假於辭哉今環之無罪與伯奇同環羸身立大雪中則又非若履霜比也乃能順受之而無怨不賢而能之乎古之所謂純孝者環盖近之矣元爲親故拔劒斫賊而不知有身壽雖女子

亦能脫父命於虎口皆環身教之然也人之行莫大於孝孝有如環之父子可使無間哉因具列之于篇

杜環小傳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侍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環尤好學工書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母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彼見母念允恭故必不遺弃母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

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歿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內有雙橘可辨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而至於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無在者不足附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

此一段亘人所難

此子不識于諸故人

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道之也。願母無它思。時兵後歲饑民骨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返坐乃定環購布帛令妻為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家人順其所為。勿以困故輕慢與較母有疢疾環親為烹藥進匕筯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為太常贊禮郎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

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為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氣絶環具棺槨殮殯之禮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云環後為晉王府録事有名與予交

史官曰交友之道難矣翟公之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此非過論也寔有見於人情而云也人當意氣相得時以身相許若無難事至事變勢窮不能蹈其

所言而背去者多矣况既死而能養其親乎吾觀杜環事雖古所稱義烈之士何以過而世俗恒謂今人不逮古人不亦誣天下人哉。

題

恭題　御製論語解二章後　宋　濂

右解論語二章乃　皇上所親製以賜翰林修撰臣孔克表者也初　上留心經籍以爲經之不明傳註害之傳註之害在乎辭繁而旨深洪武六年乃　詔克表及御史中丞臣劉基秦府紀善臣林溫取諸經要言析爲若干類以恒言釋之使人皆得通其說而盡聖賢之旨意又慮一二儒臣未達注釋之凡乃手釋二章以賜克表俾取則而爲之克表等承　詔釋四書五經以上　詔賜名曰羣經類要復裝褫所賜爲卷以臣濂嘗與聞

斯事請識其左方臣聞聖人之治天下養之以政而教
之以道民非養不生非教不明三代以降未有兼之者
也欽惟
皇上以聖智之資治民之政壹法乎古復慮經旨晦而
人不知道乃釋諸經以教之其爲後世慮者可謂詳且
備矣克表適際盛時而預執筆承　明詔豈非幸哉昔
唐之盛時太宗有志於教化而孔氏曰穎達者實率諸
儒爲五經疏天下至今傳而誦之不廢今　上開物牖
民之心過於太宗而克表復爲諸儒首孔氏可謂世不
乏人矣它日是書之傳將與穎達之疏無異則夫聖謨

臣不敢言去而前作父子祖孫之情此恩

之詳烏可不知所自哉臣故表而出之使後世知類要
之書實本諸此也

恭題 御賜書後

昔在乙巳之春臣濂待皐右史三月十五日臥病京師
之官舍不入侍者六日 上顧近臣黼曰老宋起居何
久不見邪黼以病對且言其致疾之詳 上憂形於色
曰宋起居純飭之士不參以分毫人僞待予五年猶一
日也不知何以而有斯疾予越一日又問曰病勢稍損
否黼對如初越二日又問黼復對如初 上惻然曰爾
往傳命俾歸養金華山中父子祖孫驩然同聚疾必易

如何可報

愈愈且速造朝國家文翰庶有賴哉二十四日黼至導
宣　上旨臣力疾起拜令越翼日陛辭　上勅黃門内
使出大府金繒以束帛賜之自後候問之使相屬于道
時方嚴肩輿之禁自相國以下至百執事皆弗之許特
命中書造安車給健丁六人以載此尤異數也二十八
日　皇太子以舊學之故復遣内臣存問賚以縉幣白
金之屬恩意有加焉三十日上道夏四月十七日方抵
金華故居十八日具謝表一通進　上并致書　太子
以寓箴規之意　上覽之再三喜甚謂　太子曰此書
汝當日誦一遍復親御翰墨賜書褒答其文則　上所

自製字乃侍臣代書其外封九字內年月六字及花書
則、上之親筆也復出官局文綺白綃各一命 太子
署名緘封遣使者即臣家以賜焉時六月七日也惟
上深仁如天厚澤如地凡囿於兩間者莫不同浴神化
鼓舞至惠以臣之微亦獲霑被寵榮如此之至竊伏自
念臣本一介書生應聘而起即典儒臺未幾召入禁中
授 太子經由是峻登記言之職賜服金紫先後所承
恩數不一而足今以微病之故又劳 宸念眷注優異
錫予便蕃此固上天雨露之滋一草一木無不使遂其
生成之性而臣區區犬馬之誠所以思報效之者何日

而敢忘哉天保之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
何福不除臣敢誦此詩以答　上賜復追疏遭逢之盛
於　賜書後示諸子孫俾世世毋忘　上恩云

恭題　御書賜蘄春侯卷後

洪武六年夏六月十又三日　皇上幸大本堂堂乃
儲君講道之所而諸　親王肄業於左右當是時勛舊
之子亦聽執經入侍　上既至召開平忠武王之子鄭
國公常茂蘄國武義公之子蘄春侯康鐸列于堦下慰
勉再三復勑奉御具脈翰親書二帖一賜茂一賜鐸帖
皆八字其賜鐸者云謹承祖業愛爾勤功鐸稽首再拜

聖語薄哉

而受乃命良工用黃綾玉軸裝潢成卷珍襲以示子孫
鐸嘗受經於臣濂來請識之臣伏睹　國家之遇勛舊
義雖君臣情踰父子上下相孚胳合無間蘄國公值四
海雄爭之初多樹奇功不幸早世不得見今混一之盛
宸衷惻悼朝夕弗忘既勑近臣經紀家事復令其子習
學　禁中且以承祖業爲勗其恩數至優渥也夫祖業
未易承必勤功之人乃克能之　聖謨所及正合書中
業廣惟勤之義鐸宜拳拳服膺而弗失庶幾上不負
君師之訓下可以保前人之功業矣鐸尚勗之哉鐸尚
勗之哉帖旁書康二子者以別與茂也二子鐸與其兄

鑑鑑今僉廣西護衛指揮使司事云

題孔氏所藏先世誥後

宋制差則出勑除則給誥誥有獎勵之言而勑但書所授職事而已然誥則用綾其所識印章文臣則吏部武臣則兵部王公命婦則司封加勲則司勲及元豐官制行四選悉用吏部而兵部唯施之於蕃官若差勑則書以白紙而用中書門下印印之今觀金部郎中孔毅父所受誥猶可以考見當時故事也然而多歷年所兵燹屢更而子孫得以保守不墜其亦君子之澤也哉金部九世孫善夫裝潢成卷求題于濂濂之所欲陳者雲林

先生危公已備筆之矣謾畧著其說而附氏名于左方云

題王魯公授少保致仕誥

右宋王魯公特授少保致仕誥一通係紹熙元年五月一十二日所降者蓋孝宗淳熙八年辛丑八月魯公由樞密使拜相十五年戊申五月以觀文殿大學士出判衢州尋即奉祠十六年巳酉二月光宗受禪八月魯公以母喪致疾而薨故年仍稱淳熙十六年至十二月始詔改明年爲紹熙元年是爲庚戌之歲誥之出給合於魯公未薨之前乃在既薨未閱月後何邪宋自宣和以

原猶不忘字

來未有旣死而乞致仕者南渡之後禮文凋喪雖宰相輔臣考終于位其家巳發哀即服降旨給賻方上謝事之章而朝廷復爲之告廷出命如其未死時此最有乖政理其後吏部郎嘗以爲言終不能行而止此誥未免修習當時故事而未之或改也者不然誥中所謂尚克全於悳履及益高冲致永介壽祺之語皆生前事何故追而書之其爲後來補授制勑當無疑也惟魯公忠君孝親大節偉然故其相孝宗獨至八年之久同時秉鈞軸者唯梁文靖公前後七年可以配之餘人皆所不及謂非得君之深者可乎蓋必有其道矣魯公五世孫葯

雅飭君子也持卷索題甚切會病痁新起精神昏昧誤挂漏而書之

題新修李鄴侯傳後

予讀歐陽子等所修新唐書事多舛繆如紀中載膠東郡公降封縣公而傳中乃稱郡公傳中叙天平節度四人而紀中則云七人此猶可也宰相載於世系表而于惟謙相中宗鄭瑔相昭宗武什萬相武后乃皆弃而不錄此猶可也觀其述作繁者失於支蔓略者過於簡率以致渙而無統鬱而弗章則其所係者重矣劉昫舊史義例無法固不足責豈意新史亦復爾邪異鎮糾繆蓋

不得不作也有若李泌在唐建謀猷輕爵祿彷彿漢之留侯新舊史皆畧其事且譏其好縱横大言以鬼道媚人主取宰相何其悖耶晉王府長史朱君讀而病焉因據泌之子繁所錄家傳十卷參考羣書做前賢刪正蔺潛諸葛亮二傳芟繁摭華重爲泌傳一通泌之事始大白於天下後世嗚呼微朱君泌不銜寃於九泉之下乎（亦自明白）然而唐史之謬不止于此而已績之所未糾者尚多朱君宜推類以盡其餘哉予總修元史及皇明日曆朱君皆與其事予見朱君有良史之才故爲題識傳後而屬望之如此若予之耄則無能爲矣朱君名右字伯賢

天台人

題陳忠肅公疏文跋語後

七峰居士諫議陳公因上書論日錄事有忤曾布出守海陵尋謫武夷祠官未幾除名勒停編管宜春崇寧二年正月移合浦三月五日過長沙興化寺遇神宗忌日於是依浮屠法運轉經藏造疏六千言以薦嚴事疏文用駢儷體恐不足以盡意仍以散辭分注其下首序請改實錄言蔡卞者九事非國是者七章其餘辯布之姦凡所以尊私史而壓宗廟者無不縷列既燔告神皇在天之靈是月十五日復以別本綴于元豐中王安石所

皎然

貽手帖之後又假設臣布引咎之辭作跋語繫之且手書二通一遺其姪正裕一寄其甥李進祖俾秘藏之身歿之後出示親戚朋友冀幸有知之者蓋公嘗自謂家覆身亡如浮漚起滅不足深計唯神考十九年駿烈茂功受誣羣小爲臣子者不得不辨故其所著之書曰日錄不合神道論曰辨誣論曰尊堯集曰自撰墓志墓志述因日錄敘身之由其言至一萬八千有奇而語尤哀切然而諸書大抵皆疏文并跋語中意也嗚呼公之愛君尊主之誠耿耿弗忘如此眞所謂忠精貫日月者矣烏傷王君褘其八世祖永年令仙居時而公之冡子正

傚兀

稟定爲尉交契之深遂以其女歸仙居之子嚴州司法儔今王君家藏跋文正假托臣布引咎之辭豈或正裕所秘藏者而正稟出示于親戚歟今去公造此文時已歷二百四十二年中更水火兵革靡所不有區區一紙之微初非所謂金相石質乃能傚兀無窮世變手澤如新殆造化者使神物護持昭示來裔以遂公忠憤之志而永曾蔡之惡於弗磨也吁可畏哉王君與濂爲同門友而義若弟昆間以相示因志其孤陋而僭書之若夫君子小人進退有係於家國安危者史臣褒貶已有定論茲不復勦說云

坐客殊恠多此一來

題天台陳獻肅公行狀後

瀬過濠梁天台王公完出考亭朱子所撰陳獻肅公良翰行狀徵瀬題識朱子之文古今共尊何敢贊一辭若公事行或有闕遺亦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按宋孝宗實錄云乾道五年十二月樞密都承旨張說奏請置酒延諸侍從上許之說退約客獨兵部侍郎陳良翰不至說殊不平上遣中使賜以上尊珍膳說因附奏臣奉旨集客而良翰不至是違聖意也已而上命再賜說復附奏良翰迄不肯來夜漏將上忽報中批陳良翰除諫議大夫坐客皆愕然此與唐玄宗時宋璟却王毛仲事正類

非有剛直之操者孰能與於斯哉夫自姦檜主和議而史浩湯思退繼之牢不可破孝宗恢復之志雖上通於天終莫之遂不主和者惟張浚胡銓張闡張震及公等數人而已公平生大節此最彰著故朱子特詳列之而含拒詭細行亦紀事之體當然耳然而朱子修通鑑綱目璟之事何嘗不載況孝宗之知人賢於玄宗遠甚亦法所合書豈當時弗知邪抑偶忘邪實錄舊藏元之內府革命後竟不知所在狀中既不收修宋史者復失於采輯周公謹紀孝宗聖政雖曰具錄又誤指爲同時從官陳良祐事濂恐後人無所考焉特爲補闕授諸公完

使藏焉公完字繼遠公之七世孫今出後王氏云

題潘內史贈別墨本

太康陸君子賡喜佛氏言以內史舍人潘佑贈別序文能發明先佛遺義近於自下得墨本承以匡廓緣以色繒揭寘坐右以自省問徵予識佑事於下方按佑幽州人能文辭與徐舄臣齊名仕于南唐自秘書省正字累遷中書舍人當後主時國事日蹙佑極憤切累疏論列至謂不能與紂臣同事亡國之主張洎從而擠之後主乃收佑屬吏佑遂自剄前史馬元康誣佑溺淫祀左道斥爲人妖陸游作南唐書能辨其妄因爲其當及游論

公可史矣

佑則譏其學老莊齊生死故其上疏若惟恐不得死者則又未免涉于深刻也人之所欲莫甚於生雖愚不肖之人亦不輕以畀人況賢知有如佑者乎直以忠義所激乃視死如歸耳佑之死其心無白之者鼎臣作江南錄亦没而不書及藝祖命曹彬南征指殺佑爲殺忠臣於是其事始著于後世於戲爲人如佑尚不免議者之口人之不樂善乃至此哉王介父嘗作文評鼎臣至于游之所論未有指其非者故因子賓之請而極言之清源王古刪晁明遠諸書爲道院集要全載此文以簡牘爲簡嵗藂芥蒐窘束爲踊促亦微有不同要當以石本

傳引太過

爲正

題王庭筠秋山應制詩藁

金源之制每歲以正月如春水九月幸秋山五日之間羣臣一進起居表其嚴慎如此此之至者志非在於田游將欲修兵政而緩民賦也道陵如薊門至秋山河東王庭筠以翰林修撰扈從左右應制賦詩三十餘篇甚被奬眷蓋自大定以來累洽重熙文物聲名可擬漢唐故其一時君臣遇合天施地受雨露無際緣物引興浹于太和此乃金極盛之時奈何盛極忘治詒謀匪遠僅一再傳翠華遥遥南狩而秋山者則已委于沙塵烽火之

區武元文烈諸孫雖欲求一乳兎而射之尚何可得邪
觀庭筠之詩而感慨係之矣自當時言之孰不效上林
羽獵以侈大榮觀而庭筠乃能以秋山不合圍爲風則
庭筠者亦良士也哉此卷庭筠所具之稿惟十四首而
逸其大半詩序中所謂九日正泰和元年九月丙辰然
道陵以是月七日甲寅發京師二十九日丙子至自秋
山道途所歷凡二十有三日其幸香林平頂山温泉等
什皆可以次而推至若牡丹酴醾松影三詩則不知作
於何時按庭筠以明昌三年供奉翰林五年八月遷修
撰未幾謫鄭州防禦判官承安四年復起爲應奉翰林

文字泰和改元又轉修撰明年遂亡壽甫四十七爾詩
既題曰奉旨而作雖不能必於何年其決在禁林之日
矣

題余廷心篆書後

右四大篆爲國忠宣公余闕爲浦陽戴君叔能書至正
九年公持使者節來鎮浙部濂偕叔能往見公奬勵甚
至且各書茲扁爲贈公去浙後江南大亂荊楚之域皆
爲僞漢陳友諒所據公時以淮南行省右丞分治安慶
安慶前後皆盜區公獨守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未嘗敗
非不幸粮絶城陷公遂赴水死君子稱其大節與日月

公最有意乎余公之人

爭光信哉公文與詩皆超逸絕倫書亦清勁與人相類然其忠義之氣可以愳亂賊清惡厲天地因之以位君臣藉之以定斯豈細故雖所書不工猶當傳之萬世況能臻其妙者乎此紙所在定有神物呵護見者當如張中丞之詩段太尉之笏聳然起敬不可徒以翰墨視之公唐兀氏余闕其名也字廷心一字天心元統元年進士世居武威今爲合肥人

題壽昌胡氏譜後

君子之所爲貴乎有徵昔者孔子修五經書斷於唐虞詩起於關雎春秋自隱公始或餘繫以辭或從而定之

亦不止白集一人

未嘗敢增益也其愼且敬如此故孔子之經傳百世而
人莫能非之及司馬遷作史記遠泝博索於孔子所不
敢述者皆采而實之其事雖備而去闕疑之意遠矣其
備也適足以為誣何取其能博哉族之有譜所以紀所
自出實則為尊祖僞則為誣其先而亂其類不孝莫甚
焉近世之士不察乎此多務華而衒博或妄為字名加
於千載以上不可知之人或援他郡異族之貴顯者以
為觀美其心非不以為智卒照于至愚而弗悟也壽昌
胡氏則不然於旣遠者皆不敢有所載獨自其有徵者
錄之得十有五世詳親而畧疏考訛而傳信附其遺文

及當時所受制命之詞皆蔚然有叙是可謂善學孔子者矣嗚呼不知而妄作者其能無愧於斯哉修譜者名榮來京師而以示予者名翰皆善士云

題孝宗付史丞相內批後

阜陵鋭意於恢復中原張魏公浚贊之頗力而史衛公浩多從中沮之上嚮信方篤隆興元年正月浩拜右僕射同平章事浚即有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之命今內批所謂肅清舊壤者盖指恢復也又云卿勉與樞使議之樞使正指浚也當是時二府議不合故上戒飭之也建炎五月親征之詔下浩以不預出師之謀遂力丏辭

罷知紹興府奉祠而歸此批之頒當在未罷相前數日間爾予道出歙上朱徵君持此卷至驛舍追之使題故走筆識之如右張史之得失出師之成敗未暇悉也凡有旨從內出者曰內批又謂之御筆皆內夫人代書而所謂御寶批者或上批或內夫人批皆識之以御寶唯親筆則上親書押字而不用寶此批不用寶而有押字正所謂親筆者也聊并及之以見當時故事云

題司馬溫公手帖後

右司馬溫公與范忠宣書一通藏楚郡龍雲從家雲從間請題其後濂聞哲宗初立崇慶太后同聽政起公知

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忠宣亦從慶州召還爲右諫議大夫俄遷給事中此書正此時所遺其殆元豐乙丑之冬或元祐丙寅之春乎夫公自熙寧辛亥居洛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至是始司政柄故書中有閑居十五年之言公年蓋已六十有七新法方盛行小人附和者衆公度不可止遂絶口不言事故又有更求一任散官守候七十即如禮致事之言當是時章惇蔡確黃履邢恕等虵蟠蚓結牢不可解公新自外至孑然獨立故又有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而不危墜之言公之志爲可悲矣然公與忠宣素相知其居洛日忠

最難

前輩不輕作䟦以此

宜方丐罷齊州之政判西京留臺乃同爲眞率會則其志同道合固非一日之故熙寧之法又皆共怒其爲害而其設施或不同者忠宣則欲去其泰甚公則欲鋤剗而絕其本根雖書有隨時示諭勿復形迹之請二賢之見猝有未易合者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故使之然歟公遺此書後僅及數月且觀化冥冥之中忠宣繼公爲左僕射務以博大開上心忠篤革士風四海方翹首望治曾未幾何頓昌之命亦遠下矣不亦重可悲夫閱此帖者當知治亂之機所係初不可以尋常簡牘視之也

題文履善手帖後

右少保文信公手帖知贛州日六月所發公自爲賈師憲所忌咸淳壬午即援錢若水例上休致之請明年癸酉紹陵特起公提點河南刑獄又明年甲戌改知贛州公年始三十有九爾守贛僅逾年當德祐乙亥之秋即師勤王之師來赴臨安所謂六月正甲戌之六月也後一年丙子宋亡又二年戊寅公在朝爲王惟義所執又四年壬午公以忠死于燕則國朝至元十九年也距作此帖時蓋九閱寒暑矣丙申春客有以悅生堂蘭亭本求跋者上有師憲題記予因斥去不暇顧未幾胡君忽出此卷相示再拜起觀恍若見寶玉大弓於先王之世

諦玩不能釋手於戲善惡之在人心其可不磨滅者如此雖千萬世不易也深可畏哉

題天台三節婦傳後

予修元史時天台以三節婦之狀來　上命他史官具稾親加删定類入列女傳中奉詔刻梓行世先是會稽楊廉夫爲之作傳其事頗多於史官蓋國史當畧私傳宜詳其法則然也近與台士游嘗詢之則廉夫所載猶有闕遺者因摭其言補之杜思絅娶沈沈生三女及子勤而死繼室宗媛秘書丞陶誼女兄也生一女思絅亦亡宗媛棄膏沐弗御上奉七十之姑獲其驩心下襯沈

之子不娶親有十八年間悉畢其婚姻歲丁未九月壬寅台城昭火燄燭天宗媛護姑柩不忍它適爲兵所縶驅之行宗媛不從兵怒剚刄于頸深入二寸餘不見血而沒瀕死無它言惟念勤不置曰勤苟不存吾尚何望哉宗媛妹宗婉歸周本亦同日死于水誼婦王淑見事急抱其子名長巳者屬傳姆曰持以歸其父長巳存吾不死矣乃披髮亂走明日事定求之不得淑見夢發人曰吾義不辱身赴南鄰杜氏井死矣所懷簪珥亦投其中可聞漢生知之漢生其夫字也滕人以告黎明覓之皆在焉實十月乙巳也然人之受刄無血者宗媛則以

無限悲感

之淑雖死其精靈猶能動物不亂是知貞節之人其超絕誠與常人殊薦紳家相訾謷者輙斥曰女子婦人女子婦人猶有是嗚呼

遭際
萬年所
而國朝
聖屢載
史以此
運之長
也

跋

恭跋　御賜詩後　　　宋濂

臣聞自古人君有盛悳大業者其積慮深長而訏謨悠久必日與文學法從之臣論道而經邦當情意洽孚之時或相與賡歌或襃以詩章或燕之內殿君臣之間實同魚水非直後為觀美所以禮賢俊示寵恩而昭四方也有如唐之文皇宋之太宗其事書之簡編者可以見之矣　皇明紀號洪武之八年秋八月甲午

皇上覽川流之不息水容澄爽油然有感于　宸衷迺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為之賦成　召禁林羣

臣觀之且曰卿等亦各撰賦以進臣莘同列研精覃思鋪叙成章詰東皇閣次第投獻　上皆親覽焉復寘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　勑大官進天厨奇珍内臣行觴觴巳　上顧臣曰卿何不盡飲臣出跪奏曰臣荷　陛下聖慈賜臣以醇酎敢不如　詔第臣年衰邁恐不勝杯酌志不攝氣或愆於禮度無以上承　寵光爾　上曰卿姑試之臣即席而飲將徹　上復顧臣曰卿更宜釂一觴臣再起固辭　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臣舉觴至口端又復蹙縮者三　上笑曰男子何不忼慨爲臣對曰　天威咫尺間不敢重有所瀆勉強一吸

至盡　上大悅臣顏面變頹頓覺精神退漂若行浮雲中　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爲卿賦醉歌二奉御捧黃綾案進　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臣既醉下筆傾欹字不成行列甫綴五韵　上遽召臣至命編修官臣右重書以遺臣遂諭臣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子道合共樂太平之盛也臣行五拜禮叩首以謝　上更勅給事中臣善等賦醉學士歌云臣既還竊自念曰臣本越西布衣麄糲父師明訓弗隊箕裘之業而已一旦遭際　聖明遣使聘起之踐歷清華地躋禁近無一朝不覲　日月之光

如此者凡十又七年。叨月　恩榮。夐絕前比。所幸犬馬之力未衰誓將竭犇走之勞以圖報稱今　天寵屢加雲漢之章照燭下土臣竊自靖度何足以堪之雖然傳有之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悳洪惟

皇上尊賢下士講求唐虞治道度越於唐宋遠甚雖以臣之至愚亦昭被非常之殊渥六合之廣其有抱藝懷才者孰不思踊躍奮厲以揚于　王庭哉臣按南有嘉魚之詩有曰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序曰謂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皇上寵恩之便蕃抑過之矣又按天保之詩有曰罄無
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惟日不足序者謂臣能歸美
以報其上臣雖無所猷爲願持此以頌禱於無窮哉古
者後君之命勒諸鼎彝藏諸宗廟嗣世相傳以至于永
久臣敢竊援此義礱玉爲軸裝褫成卷什襲珍藏以顯
示來裔給事中善等應制諸詩附錄其後而賢士大夫
聞風慕艷而有作者又別見左方云是歲九月戊午朔
具官臣宋濂謹記

跋新刊孝經集注後

予舊友呂君遂出守合肥患寇盜未息而民或不知有

昔則歸君

句證

父子之親因刻孝經集注于學宮俾家傳而人誦之嗚呼呂君之意則善矣亦幸遭夫有道之朝尊用儒術故得以專行其志焉爾何以言之昔者宋梟爲隴右刺史梟患涼州多寇叛欲多寫孝經令家習之庶幾使人知義蓋勲力諫梟不從遂奏行之詔書詰責坐以虛慢夫教人革心從善者莫踰於聖經顧乃視爲迂遠遲頓之器宜乎漢祚之不振也宋梟之事與呂君正同而其幸不幸有如此者非其人才之相懸實以所繫之時或不侔也抑嘗聞在宋之季雪岩先生鄭公霖因講中庸一篇而使寇退不敢來攻城者此又明效大驗見於事爲

非止空言而已也有若呂君此舉實知為治之要而非刀筆吏所可及予恐流俗之未能喻也猶以為迂故為題諸篇末如此云

跋太古遺音

士大夫以琴鳴者恒法宋楊守齋纘所以法纘者以合於晉嵇康氏故也而其中不無可疑者蓋樂立均貴乎和平宮君而商臣君尊而臣卑有不可毫髮僭者康當晉欲代魏之時憂憤無所洩所制廣陵散操特慢商絃至與宮等其聲忿怒躁急不可為訓尚可以為法乎此其可疑一也古者協管以定正宮以正宮為聲律之元

也今纘以中呂爲宮則似用旋宮之法旣曰旋宮則諸律何不能各爲宮乎其與獨彈黃鍾一均者又何異竊意古人必隨月用律決不若今之膠固不通也其可疑二也千載之下正音寥寥失傳安得知有虞孔子之遺音者相與論斯事今閱此書不覺長慨

跋蔣山法會記後

予旣從祠部羣賢之請爲撰法會記一通自謂頗盡纖微近者蒲菴禪師寄至鍾山槀一編其載祥異事尤悉蓋壬子歲正月十三日黎明禮官奉御撰疏文至鍾山俄　法駕臨幸雲中雨五色子如豆或謂娑羅子或謂

天華墜地之所變十四日大風晝晦雨雪交作至午忽然開霽　上悅勑近臣於秦淮河燃水燈萬枝十五日將晏蕆事如記言及事畢夜已過半　上還宮隨有佛光五道從東北起貫月燭天良久乃沒已上三事皆予文所未及蒲菴以高僧被召與聞其故目擊者宜詳而予耳聞者宜畧理當然也屢欲濡毫補入之會文之體製已定不復重有變更保寧皷機師請同袍以隸古書成茲卷來徵予題故爲疏其後使覽者互見而備文云

跋韓忠獻王所書義鶻行後

右韓忠獻王琦所書杜甫畫鶻行端嚴厚重古所謂顏

不誠何事何做

筋柳骨殆無以過之展卷熟視則夫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者其氣象猶可想見其彷彿也朱文公有云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未嘗有一筆作行草勢以此觀之王之爲人由中達外無斯須不本於誠故其建功立事凝定不撓惠在生民而名著史冊宜也視彼傾欹偃仆常若大忙中書者則其躁急寛易相去何如哉

跋東萊止齋與龍川尺牘後

龍川陳文毅公與東萊呂成公止齋陳文節公契分深厚故其所與書牘頗多初不止此三帖而已東萊前一

書蓋乾道九年癸巳秋所遺書中云永嘉復報士龍之訃海內遂失此人者士龍常州守薛季宣也常州得袁溉道潔之學道潔則程門高弟及師蜀隱者薛翁而深於禮學者也常州既有所傳授見諸事功灼灼可信年僅四十以死故東萊傷之也又云朱元晦近遣其子來此讀書頗知其日用間地步亦自寬展前此傳聞多過者其子名塾字受之晦翁之冢嗣當時論晦翁者或有迫狹之譏而龍川亦甚病其褊窄故東萊謂傳聞多過將示後意以規之也後一書蓋淳熙五年戊戌冬所遺近字下有闕文當是鞏仲二子鞏仲者名豐東萊弟子

妙妙

官至提轄左藏庫世稱栗叅先生者也書中云祿祿竊祿如爸者東萊官秘書至是巳二年十月十七日復陞爲著作郎書因在官所發故兼云竊祿也又云田間雖曰伸縮自如治生之意太必則與俗交涉敗人意處亦多者時龍川伏闕三上書極言社稷大計阜陵覽之感奮出涕將以种放故事不次用之左右用事者亟來謁見欲掠美市恩龍川不出遂踰垣而逃絕江竟歸且以爲不得行其所志欲有事生產作業倣東萊以此諷之也止齋一書盖紹熈二年辛亥秋所遣書中云老兄數年以來再脫於禍者龍川以使氣過銳結怨羣小遂眷

守奇禍其一則淳熙十一年甲辰之春醉中大言爲盧氏子所訴就逮棘寺其一則紹興元年庚戌之冬十二月以呂天濟之死誣其有謀又下詔獄甲辰至庚戌僅七載故云數年也又云浙西别業稍有倫序願爲擇鄰之計者龍川常言鄉里不可居欲遷京口以扁舟出入吳松江上故止齋用以爲勸也所謂兩揩入館即林子燕徐冲所謂應之即東萊門人無爲軍教授石宗昭子約即東萊之弟太府寺丞祖儉也竊惟東萊以中原文獻之傳倡鳴道學于婺麗澤之盍灦沾溉被龍川居既同郡又東萊之從表弟雖其所志在事功不能挐而使

勃

之同反覆摩切之其論議或至夜分要不爲不至也止齋留心於古人經制三代治法雖出於常州者爲多至於宋之文獻相承所以垂世而立國者亦東萊亹亹爲言之而學始大備考其一時學術人材之盛而能照耀於古今者不歸之朋友講學之功抑豈可哉然即此三帖而觀警戒飭導無所不至亦後世之所不及歆豔之餘而感慨係之矣新遷羅山無文字尋究姑即所知者而疏之左方若夫三君子行事之詳史皆有傳非後學之敢輕議也

跋黃魯直書後

有意思人看得升沈值甚麽事

右太史黃公書李白秋浦詩凡十七首筆勢瀟灑皆超
軼絕塵觀公所自題謂寫此時雲日流煥移竹西牖下
旋添新翠有攜幽禽至者時弄新音翏翏可聽則其情
景相融盪而生意適發于毫素間至今如玉飛動當是
時公方謫涪州別駕自常情言之必憔悴無聊所見花
鳥濺淚驚心公乃能藉之游戲翰墨無一髮隕穫之意
非行安節和夷險一致者有弗能也昔人稱公以艸木
文章發帝杼機花竹和氣驗人安樂雖百世之相後使
人躍躍興起者豈欺我哉紹聖二年公年已五十二故
此書蒼勁比舉學官丞祕書時如出二手當時錢穆父

不能深知猶病公爲拙公嘗謂李致堯云書要拙多於
巧近時少年作字如新婦子粧梳百種點綴終無烈婦
態嗚呼公言其有所感也夫。

跋張孟兼文豪序後

何其確

濂之友御史中丞劉基伯溫負氣甚豪恒不可一世士
常以倔強書生自命一日侍　上於謹身殿偶以文學
之臣爲問伯溫對曰當今文章第一輿論所屬寔在翰
林學士臣濂華夷無間言者次即臣基不敢它有所讓
又次即太常丞臣孟兼孟兼才甚俊而奇氣燁然既退
往往以此語諸人自以爲確論嗚呼伯溫過矣濂以無

根葩澤之文何敢先伯温今伯温之言若此其果可信邪否邪縱使伯温非謬為推讓者才之優劣濂豈不自知邪伯温誠過矣唯言孟兼才之與氣則名稱其實爾今觀所造孟兼文稾序嘉其語粹而辭達它日必耀前而光後其惓惓猶前意也伯温作十中人將二載俯仰今古不能不慨然與懷孟兼請濂題識序後因書伯温昔日之言以表吾愧操觚之時淚落紙上洪武十年三月二十有五日

跋李伯時馬性圖

元豐七年李公麟寫馬性圖云贈龍山友人李元中當

緊嚴

是時公麟猶未舉進士而其家桐城抵彭蠡爲近故嘗過焉見楚馬千百其羣而爲此圖貌其自得之性也自元祐中擢第尉南康累遷至御史檢法十年之間晝事不暇時講而其心終不忘去逮元符末遂以病痺謝事歸隱龍眠山庄益潛心弗懈筆意之精超入妙品識者至比之顧長康張僧繇則公麟之名能傳于世也固宜然黃庭堅言其風流不減古人以畫爲累世因以藝名之此又不得不爲公麟惜也嗚呼學士大夫擇術之不可不慎也如此夫龍山即龍眠山在桐城西北元中公麟第也傳記謂公麟及二第公庶元仲咸以文學著時

人目之爲龍山三李今公麟元中爲友人殊不能曉豈元中者或其同姓之疏屬邪傳記之訛亦未可知也

跋何道夫所著宣撫鄭公墓志銘

右宋資政殿學士鄭忠愍公墓志銘一通秘監何畊道夫之所撰也道夫廣漢人故知得治蜀之事爲悉而公之行能勞烈亦獨於蜀爲最著紹興中公爲川陝宣撫副使患蜀之困于漕運也乃於關外四州及興州大安軍行營田之法所營至二千除粮種分給外實入官十四萬一千四十九斛而金州墾田五百六十七頃歲入萬八千六十餘斛不與焉誌中所謂移司益昌以便餽

運繼修營田之政是也。蜀雖罷兵而財用不足歲計猶闕錢七百七十八萬緡公奏增印錢引四百萬復患無錢以權之即利州鑄錢歲十萬緡以救錢引之弊率費二千而得千錢置官六人兵匠五百人歲用監官錢七萬緡四路稱提錢十四萬緡為鑄本其後增至十五萬蜀中因此優裕宣總所樁積錢五千餘萬緡其餘苛賦一切裁削誌中所謂減科斂至七百萬緡是也。公在閫時吳武順璘以右護軍都統制駐武興郭恭毅浩以樞密都統制駐漢陰楊襄毅政以宣司都統制居漢中皆擁強兵自衛勢與大帥抗莫敢吐一語相可否公恩威

秦檜看得富貴大道

並立獨能帖服之如犬羊每入謁必先庭揖然後敢坐誌中所謂三大將拱手側足奉命惟謹是也嗚呼公治蜀六年而能俾財用足橫斂滅悍將服其效乃章章如此使久於其職又將何如也奈何天未厭亂奸檜得秉鈞軸忌公不附己而竄逐以死悲夫然公之見忌於檜士大夫皆能誦之至于道夫方爲檜之所忌則或者未必盡知之也道夫嘗爲類省試第一故事類首不赴大對者賜進士及第恩數視殿試第三人蓋優之也檜方欲沮張魏公而道夫對策歷論蜀人難進易退之節有高視天下竊笑之語檜嫉之乃諭禮部令奏但賜進士

大昏得薦恥大不黨卜人易不黨君子難

出身道夫亦視之澹如未嘗一踐貴人門登第三十年始召爲倉部郎累遷至祭酒鄉人趙温叔爲相雅欲相鈞致亦不肯就及温叔罷蜀人爲所引者皆被逐獨道夫不染物議使其居公之位其尚肯屈志以附檜乎雖職位不同功績遂異道夫清峻之節未必有愧於公也然則公之墓誌非道夫爲之孰可爲之哉公之子德肖不求之它人而屬之道夫良有以也吾友彥淵氏公之九世孫以葉史君昌文所書此冊求題故濂以所聞疏公治蜀之績而詳及道夫之事使覽者知士大夫立身以名節自砥礪有不隨世而磨滅者必將惕然自省也

道夫以淳熙辛丑春始拜朝請大夫試秘書監之命其秋輙求去乃除知潼川府今以秘書禁御則誌文作於是歲春夏之間無疑史君公同郡人果亟俞先生之高第弟子雖南康之節不完然字畫儘佳鮮于伯幾謂其極善用筆至欲下拜而此册尤其得意書可寶也因幷及之至正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劉參軍黃牒跋尾

西昌劉氏素號簪纓家由宋治平元年至咸淳十年擢第奉常者八人與鄉閣之貢者又二十九人其諱在中字伯正者凡四被薦送方登建炎二年進士第授文林

郎永州錄事參軍此蓋其九月所受黃勅也㢲舊制告與勅參兼給思陵以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即位於應天府戎馬紛紜庶事艸創其月十七日始詔文武官自大中大夫正任觀察使以上並命辭給告餘則令吏部具鈔降勅則當時給勅者頗衆不特初入官令錄而已後因臣寮奏請洊詔已給勅官俟法物成時逐等依舊給告則三年三月九日也牒後所書中大夫守右丞朱中大夫守左丞顏而不着其名朱名勝非謚忠靖顏則名岐蓋元年十一月思陵駐蹕維揚越十日擢岐與許景衡爲尚書左右丞二年五月十三日景衡罷而勝非代

其位以月日較之必知其爲二人矣又書正議大夫守
右僕射而不著其名氏當是黃潛善無疑或謂爲李綱
殆非也綱自元年七月五日自右僕射陞左僕射潛善
從門下侍郎爲右僕射是月綱即出提舉洞霄宮二年
十二月十九日潛善始拜左相此牒給於是歲之九月
其以右僕射繫銜非潛善而何職事銜之上三人者並
加守字凡階高而官卑者稱行階卑而官高者稱守官
階同則無之此猶循唐制也嗚呼潛善主和誤國眞奸
臣之雄不足汚君子齒頰岐亦小人力黨張邦昌詆綱
爲金人所惡不可使秉鈞軸章至五上而不愧惟勝非

冷語如霜

差強人意律以春秋責備之義亦有不得免焉區區貴富能幾何乃無所忌憚至于如此墓骨已朽覽其官氏人猶指議之有憤惋不平之氣果何爲者哉參軍八世從孫職方郎中㰅出此於破壞之餘潢飾以成卷軸然自宋迄今已歷二百四十又五年矣宋之取士用辰戌丑未年建炎二年屬戊申其秋親試進士賜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蓋元年丁未翠華出幸江南故無暇及之爾因并書之以解讀者之疑云洪武五年冬十月一日

跋樂貞婦傳後

樂貞婦陳氏蚤喪天而養姑終身撫二子至于成立予揆陳氏之意則曰是婦道當然爾何有它覬哉使陳氏所見於此毫髮有未盡尾鐙敗帷之苦未必能甘也議者不察以不得旌表門閭爲陳氏恨旌表朝廷事也於陳氏何與焉

碑

大明勑賜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國
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公贈翊運推誠宣德
靖遠功臣開府儀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
相追封開平王諡忠武神道碑銘 有序

宋濂

洪武二年己酉秋七月七日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公薨于軍中二十三日訃聞 皇帝爲之震悼罷朝在廷之臣莫不灑泣越明日詔中書定議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
曰忠武八月朔日柩車至龍江　上往臨奠慟哭而還
親爲擇地于鍾山少堂之原營建宅兆及棲靈之祠凡
百須之具一給于官不以煩其家至冬十月九日始葬
復推恩及其三代皆爲王爵生榮死哀可謂至矣　上
猶念其功不置召臣濂于庭而謂之曰朕東撫高麗西
抵吐蕃北際沙漠南來交趾古城莫不稽首奉命討其
開拓之功以十分而言王蓋居其七八朕今手錄戰伐
次第以授爾尚爲文勒諸豐碑以著王之功於無窮焉
臣濂受詔而退謹再拜叙而銘諸幽王諱遇春姓常氏

善將善將　將

濠州懐遠人世為農家賦性剛毅膂力絶人歲壬辰羣雄並起江淮為之鼎沸時王年二十有三為羣盜劉聚所得聚睹王狀貌奇偉拔於行伍而信任之王每出戰必賈勇爭先聚深喜之王察聚所為終不能有成欲擇所依乙未開　上駐兵和州領衆數十人棄聚來歸居兩月餘請為前部先鋒　上曰爾之來者為士卒糧絶故就食耳爾自有去我安得而留之王請之再三至於涕泣　上曰爾姑從我渡江俟克太平委身事吾未晚也夏六月　上先抵采石磯元兵陣於磯上而磯下巨舟如織相距僅三丈餘猝難登岸王乘快舸相繼而至

上麾之使前王卽捨舟挺戈先登衆皆披靡遂拔采石乘勝取太平從上守禦乃始授總管府先鋒冬十月陞管軍總管丙申春二月元中丞蠻子海牙復以兵屯采石南北不通 上慮將士雖渡江而其父母妻孥尚留淮西勢莫可致命王統兵攻之王至設疑兵以分其勢而以正兵與之合及戰別出奇兵擣敗之悉俘其精銳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尋守溧陽攻建康功爲諸將先三月從今大將軍右丞相徐公達克鎭江夏四月授承信校尉領軍先鋒秋九月再攻常州會青軍叛去與僞吳張士誠合徐公被圍於牛塘王與諸將力戰大

敗其衆擒士誠梟將張將軍冬十有一月除統軍大元帥丁酉春三月遂克常州遷中翼大元帥夏四月從徐公下寧國秋八月克馬馱沙冬十月取池州戊戌春擢江南行中書省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冬十有二月上親取婺州己亥夏四月轉鎮國上將軍同僉書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守婺城尋命攻衢州降之冬十月陞僉院十有二月攻杭州庚子夏五月召還京師從徐公援安慶趙普勝之水寨時偽漢陳友諒揚言援安慶王策其必攻池州以羸弱守城伏銳士於九華山明日友諒兵果來攻城伏兵四合俘馘萬餘人六月友諒入太

平犯龍灣王共謀擊敗之已而　上整舟師襲友諒留
王守京師軍民無敢譁辛丑春三月升江南行中書省
參知政事秋七月從　上取安慶破江州回守龍灣冬
十有一月張士誠出兵寇長興　上時駐九江聞報還
京師命王往援士誠兵敗俘獲五千餘人壬寅修安慶
城羅友賢搆亂據池州神山寨將與士誠通杭歙震動
冬王往攻之癸卯春正月擒斬羅友賢餘黨悉平三月
張士誠遣兵圍劉福通於安豐王從　上擊之將戰王
突入其陣三戰三勝敵兵大敗而去俘獲士馬無算遂
同徐公圍廬州凡三月城將下適陳友諒攻南昌王解

圍而還秋七月從　上率諸將往援八月遇友諒於彭
蠡湖之康郎山王與之聯舟大戰呼聲動天地無不一
當百縱火焚偽平章舟風急火熾十里之間湖水盡赤
敵將張定邊素號梟猛奮前迎戰王射之定邊中矢走
友諒乃退保鞋山諸將以友諒兵尚强請縱其去王獨
不言及我師出湖口皆言江流湍急欲放舟而下王獨不言
上知其情命以舟拖上流王應之諸將乃遡流而上舟
蔽江而控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軍食乏出江求戰王
遣火舟火筏衝之敵兵奔潰追北數十里與之酣戰自
辰至未不解　上所乘舟及王舟皆膠於沙王旣脫御

舟而巳舟被圍復力戰而脫于是友諒中流矢死士卒十萬皆降未幾其臣立友諒之子理於武昌冬十月王師師討之四面合圍甲辰春二月理御壁出降荆湖之地望風皆附陞中書平章政事秋七月從徐公取廬州八月遂自將兵平臨江之沙坑麻嶺牛洞牛陂諸寨進取贑州乙巳春正月克之悉定南安南雄韶州夏五月還兵取安陸襄陽冬十月從徐公克泰州丙午春三月復從克高郵夏四月淮安濠泗徐宿安豐皆下秋八月諸將攻浙西師次太湖偽萬戶尹義等逆戰王禽之直趨湖州之毗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遂抵城下

塞其四門晝夜環攻之僞丞相張士信悉發境中兵爲
援屯于舊館出我師之背王統奇兵由大全港入結營
東阡復出敵背且塡壅溝港絕其歸路士誠知事急出
親兵拒鬬王一鼓勝之士謀復遣其將徐義統赤龍船
親軍來援王復擊敗於烏鎮冬十月舊館降得兵六萬
十有一月湖州亦下遂進兵平江丁未圍之益急士誠
收合餘燼猶背城百戰降其將士且盡秋九月始克之
縛士誠來獻籍其兵二十有五萬乃加授中書平章軍
國重事䟽封鄂國進爵上公冬十月復授征虜副將軍
同徐公奉命北伐戊申春正月　上即皇帝位國號大

明改元洪武王與徐公下山東諸郡遂攻汴梁守臣李景昌遁進攻河南敵兵五萬屯于洛水之北將出迎戰王布陣既定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隊敵發二十騎攢槊刺王王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悉獲其衆而河南諸城先後皆平　上幸汴京謀取燕都秋七月徐公與王渡大河河北諸郡又平八月二日燕都不戰而克元君北奔師次太原其守將廓廓帖木兒帥衆來禦其鋒銳甚王與徐公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卒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刼其營其衆可亂衆亂主將可縛也徐公如王言廓廓帖木兒果中傷而遁巳酉春正月進攻

乱不學

大同竹貞弃城走河東又平遂西入秦張良弼遁李思齊迎降奉元鳳翔鞏昌臨洮又平夏五月元將也速兵侵通州有　旨命王以所部軍東還拒之遂擣永平遇惠州獲江文清士馬以千計至大寧也速遁破開平元君又北走追至北河俘其宗王三人及平章鼎住等凡得軍士萬人車萬兩馬三千牛五萬全師還燕次柳河川得疾而薨享年僅四十爾王之為人守謙而不矜有功而無過運籌決勝之方不學而能其從大將軍東征西伐而能遵守節制及其自將兵則所至無不克捷由其智識明而材力雄故施之各得其宜嗚呼若王者可

豈謂不李

誥開國之殊勳者矣王之曾大父四三府君累贈銀青
榮祿大夫柱國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謚莊簡妣
張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大父重五府君累贈儀同三司
上柱國少保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謚安穆妣陳
氏追封開平王夫人父六六府君累贈開府儀同三司
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靖懿妣高氏
追封開平王夫人妻定遠藍氏封開平王夫人子男三
人曰茂曰昇曰森皆　上所賜名女三人長許爲　皇
太子妃餘皆幼臣濂聞之昔日唐太宗起義兵而定天
下當時有尉遲恭者弃劉武周仗劒來從其後輔成唐

業而恭之功爲多于是生有鄂國之封歿有忠武之謚今王之功非恭所可及上之所以遇王者封謚與之雖同而其王爵之加恩數優渥揆之于唐誠又過之史臣所謂君臣相遇千載一時者豈不異世而同符也哉是宜銘諸貞石傳之千萬世以昭

聖天子垂念功臣如此之至且以著王之勳烈於不朽云爾銘曰

聖皇開天豪傑四從龍興而雲虎嘯而風義旗所指山岳震動飇馳霆春孰不神竦唯忠武王其氣至剛仗劍來從飛渡大江無堅不摧無敵不碎席卷長驅易如拾

芥平吳定越帖荊撫淮威聲所加小大畢來齊魯既寧汴洛亦定直指幽燕不戰而勝元君遠逝六軍倒戈本根既撥何有條柯乃收晉冀乃清秦隴乃狥遼海人百其勇莽莽朔漠灤河所經誓將剗滌邊塵弗驚王之忠精上貫天日煇其有光亘古不沒幅員之廣漢唐莫過馬蹄所及王功為多十五年間百戰百捷備殫勤勞光輔帝業翊運之勛靖遠之威在古或罕于今見之大功垂成王忽長逝　當宁興哀如失一臂爰加恩寵用錫王封袞衣繡裳照耀泉宮　天子曰噫未慊朕志其推爾爵上褒三世死生哀榮孰可比焉王雖云殁生氣凜

然鍾山之陰隧道有石詞臣勒銘垂示千億

東丘郡侯花公墓碑銘

皇上渡江之六年庚子夏閏五月癸酉僞漢主陳友諒以舟師入寇圍太平行樞密院判花公率麾下三千餘人結陣迎戰三日賊不得入乙亥城中乏食公士馬憊城陷賊縛公急公怒奮身大呼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罵曰虜非吾主敵也曷不趣降賊怒碎公首縛於舟檣衆射之公至死罵賊不少變已而賊犯龍江上命諸將力戰賊敗遁去後五年甲辰　上即吳王位追封公東丘郡侯又十六年其子煒水軍左衛指揮司

事煒泣曰先公功今二十年無文銘于神道竊恐忠烈不白于後世敢請惟公勛業始卒宜載國史予嘗待罪太史氏不敢以耄辭公諱雲姓花氏世爲懷遠人自考以上姓名皆士莫知遷徙世次然皆不顯公少孤隨母嫁張氏貌偉而黑驍勇絕人儕輩畏服之歲癸巳杖劍謁 上于臨濠 上奇其材力俾將兵略地所至輒克破懷遠城口虜其帥以歸進攻全椒拔之羣寇據繆家寨公候夜襲之寇散走 上將取滁州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於道拔劍躍馬衝其陣而過賊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兵旣至遂克滁甲午從 上取和州

得卒三百以功授管勾明年乙未率所部先渡江上克太平以公忠勇可信任命宿衛左右丙申上破集慶公得兵千人陞總管狗鎮江丹陽丹徒金壇諸縣皆下之過馬䭾沙劇盜數百遮道索戰公且行且鬬三日夜皆禽殺之授前部先鋒攻常州拔其城駐守牛塘營夏六月立行樞密院於太平遂拜公院判階安遠大將軍丁酉春正月克常熟州獲卒萬餘命公將之秋七月以兵三千之寧國陷山澤中者八日羣盜蟠結梗道公操矛鼓譟出入營壘間斬首千百計而身中一矢還命守太平後四年遂卒卒時年三十有九夫人部氏公與僞

手古生色

漢戰時一子方三歲夫人以牲酒祭家廟會家人泣曰今城且破吾夫忠義人必以身死之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聞公就禽夫人赴水死年甫三十有五侍兒孫氏瘞夫人尸遂抱兒以行僞漢軍虜之至九江軍中惡養小兒孫氏以兒授漁家屬之曰此兒良宜善視之是年冬王師伐僞漢漢敗孫氏至漁家視兒在聊漁人出竊負以走夜宿陶穴中天曙脫簪餌舟渡江遇漢潰軍奪舟弃江中孫氏抱兒遇斷木浮至附之入葦洲采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之俱

敘語結得味暢

行明年辛丑春二月達　上所孫氏泣抱拜　上
亦泣寘兒于膝曰此將種也賜雷老衣遣之復其徭已
而令人追之忽不見兒八歲侍　皇太子就學年十三
授虎賁右衛副千戶後七年拜今官即煒也煒於洪武
丁巳偕孫氏至太平奉夫人骸骨歸乃束艸像公以二
月巳未合葬上元縣南五十里之水橋嗚呼觀公之死
賊與妻妾之報公可以知公之為人矣天不殄其後豈
不宜哉銘曰
雲雷邅屯區宇分篤生　真人鎮乾坤騎龍鞭霆下天
門前翼後衛蓊若雲誰其最雄花將軍力驅智駕敵萬

人蹂躪羣盜猶麕麛大刀長戟屬櫜鞬左麾右刺流電奔緋衣緇弁貔扇屯駐馬飲江江水渾吳楚之域殺氣昏手挽天河洗妖氛軍聲隆然若雷電遭者膽落兩足蹲元戎開府大江濱腰佩兵符威令尊控制上游爲國藩僞漢恃力不圖存建旗揚帆事鉦鼓艨艟蔽江囓鉤援趯牛享士士氣伸馳馬督戰寧顧身賊焰熾若烈火焚大戰三日勢愈殷單騎赴之齒齧齦怒髮上指目吐烟叶汝賊兇頑犬與豚願臚汝肉一口吞賊憨耳塞不忍聲至死不屈酧國恩飄然乘雲帀帝閽請爲厲鬼扼賊元賊當殛死洗厥寃　天子下詔褒忠勛東丘立侯

顯其惡

貞九原孤兒保育寵使蕃不隆宗祀天所敦生為烈士
死明神神靈在天光煒煒嗟爾來觀萬子孫繼忠思孝
慎勿諼弗信請考太史文

勅賜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淮
安侯華君神道碑銘

自古以來人臣事君始終一心以上承明恵所以保勛
烈於不刊煕令名於無窮此丹書所謂敬勝怠者吉是
也其或遭時擾攘攀龍鱗而附鳳翼自赴於功名之會
一旦封重爵享厚祿志盈氣驕唯欲之是從遂致壞法
亂政蓋有其初而鮮克有終此丹書所謂怠勝敬者滅

是也嗚呼敬怠之間善惡之所由分禍福之所由係臣濂於淮安侯之事不能無深感焉侯諱雲龍字某姓華氏安豐人世爲農家圖譜喪不知其先世遷移之詳三代皆以侯貴累贈曾大父六二府君中奉大夫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妣王氏夫人大父七二府君資善大夫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妣韋氏夫人考子中榮祿大夫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妣陳氏夫人侯生二十年元季兵亂挈家避難倀倀無所之

皇帝龍興臨濠四方豪傑荷戈雲從侯上謁轅門命爲帳前小校當是時人心既歸踴躍用命 上帥大軍取

滁州元戍將遁去和與滁接壤聞之喪膽繼復取之遂大招舟師渡大江太平父老望旌旗迎降侯後先從征由千戶進鎮撫陞萬夫長曾未幾何　上攻金陵下之侯禽元將李將軍授總管之職尋隨諸將取廣德濟擢統軍元帥偽漢陳友諒據九江為都時侵我邊歷歲庚子傾國而東陷姑孰直犯我龍江　上授諸將方畧設伏于險赤幟一揮伏甲盡出大敗偽漢兵侯亦有助戰功後三年友諒弗悛舊惡攻圍我江西　上親帥六師往討友諒恐退入彭蠡湖與大軍遇相持四十餘日其大戰凡三友諒受矢斃于舟中龍江彭蠡二役侯在行

中復以功陞豹韜衛指揮使繼從伐荊州又同征江北郡縣而泰州高郵淮安次第平轉淮安衛指揮使就留鎮之吳元年丁未大將軍徐達奉詔征中原侯復從行中齊魯既定河南之民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既入燕元君奔都而逃立北平等處行中書省授侯鎮國上將軍兼大都督府事分府北平拜資善大夫燕王府左相兼北平行省參知政事及天下大定論功行賞加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之號官榮祿大夫勳柱國爵封淮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前職如故尋兼燕山衛都指揮使時北平新入職方北邊勳舊大臣不足以厭服之 上以

矦爲鄰郡子且恩遇之深不翅骨肉至親必能爲國宣力故特託以方面重任豈期矦昧於理動違邦憲據元丞相脫脫大第居之凡元宮龍榻鳳裀及金玉寶器非人臣可僭者皆用之弗疑已而以其第高曠災害屢生復役戰疲之士創殘之民唯新室是圖奢麗踰制特甚此猶可也先是元故都破其達官之女多與我師爲婚媾幼主尚竄沙漠諜者因倚之偵我事情 上明照數千里外屢勑中書移文北平凡舊仕于元者悉遣發江南毋使爲民患害矦皆廢格不行及至征虜副將軍李文忠北征獲閒諜數人始知故官之家有官兵馬司者

相率構奸僞作文移欲爲變托奸人以爲巡邏之職將
焉禦寇此非侯之過歟 上猶念其功不忍寘于法趣
中書令其盡遣侯仍弗之聽 上怒詔內官往歷詰其
主名諭之侯始不得已奉詔侯自是益怠於政日從事
歌舞宴飲遂得羸疾疾寖劇 上召還南京以洪武七
年六月二十八日卒享年四十又三娶繆氏累封淮安
侯夫人子二人長曰忠次曰關住女一人以七月十日
葬京城之西石灰山之陽 上親御翰墨製文一通遣
中官致奠焉惟侯奮起戎行出遇 眞人乘六龍御天
從征四方粗著勞效初無獨建奇功駿烈照耀人之耳

昇此作墓志求者自述

目然而封以大郡錫之侯爵寵恩之加不爲不重矣奈何靡恩補報徇欲敗度絶無憂國恤民之心乃知豈古韓彭之流怙功自專卒至夷滅皆其自取焉爾所賴
聖天子推天覆地載之量保全功臣唯恐有毫髮不至故侯得令終于家享榮名歿世豈非幸與故事生封侯者没必加之以公于是
勅葬以侯禮聊示薄罰可謂仁之至義之盡者也臣濂奉
勅譔神道之碑稽諸天理之正察乎人心之公不敢用昔人誌墓常法特取春秋直筆褒貶之義勒文穹碑以爲千萬世人臣之勸戒云銘曰

人臣事君兮猶如事天寅畏是將兮終日乾乾朞終如
始兮曷敢弗虔一或怠逸兮明命在前疾起戎行兮有
力如扇逢時繹騷兮擇歸 眞主四征弗庭兮無役弗
與斬將搴旗兮所向披靡 帝用嘉錫兮龍光日殷疏
以侯爵兮作鎮北藩兵民二柄兮付之何宣鞠躬盡瘁
兮宜報國恩切醒爾心兮動違國憲僭侈是崇兮羣生
胥怨峻宇琱牆兮朝夕沉湎是非倒置兮大分莫辨
皇仁如天兮覆之幬之錄其前庸兮崇之尊之君恩罔
弘兮臣行或虧生弗爲善兮死其其恤恍春秋直筆兮善
惡莫掩萬世取法兮納入于檢墓門有石兮可比琬琰

史臣勒文字以示褒貶

故廬陵張府君光遠甫墓碣銘

皇上即位之五年　朝廷清明百揆時叙乃開文華堂
禁中妙柬英才　詔詞林羣公分教之　車駕幸臨閱
其所業文親定優劣　上惪至渥也時江西張唯流寓
河南以尚書領首薦會試南宮未幾除國史編修仍俾
肄業于堂予見唯有俊才特請于　上錄爲弟子員唯
執經日久忽歔欷流涕言曰唯父抱奇節不幸沒于盜
手今體魄入土而墓石無文一念及茲將歆無生惟先
生矜而畀之予按亡友吏部員外郎周子謙狀君諱遠

字光遠姓張氏吉安永豐人氣岸豁達不徇于小物當元之季大盜起沔陽蔓延江右陷吉安既而州兵揭走之盜所過井落民皆相挺爲變殺掠巨室慘酷不忍聞君怒髮上指日夜建奇策剪寇其友羅惟遠者尚氣節遣人夜致之刎酒炙于庭脫冠酬飲夜將半屏左右語而告之吾州素號文物之邦一旦盜蹂踐將無遺義不與賊俱生然非公不足濟我事今郡守梁使君出督兵境上公宜往請師吾陰立部署以候斫賊無難者羅抵掌于几曰子誠奇男子吾縱無它能敢不從命議既君冢子庸猶未知君乃叩寢門令出拜復語之故庸曰羅

文子朋友有慨忼以此事泄

先生若迎官兵至庸持大斧盡殺狐鼠輩不留人羅舉觴賀君曰大兄有如此豪傑兒事不患不成也未發寇諜知之帥衆執羅去裸而鞭之且鬭曰誰與汝造謀羅罵曰死狗奴吾憤汝不道自欲殺汝何暇與人謀哉賊怒愈鞭之仍授紙筆使寫首謀者名羅瞋目視之大書一死字賊反接羅于樹剖其腹作小竅日增加之羅嚼齒大詈三日而後氣絕將絕罵聲猶含糊在口君幸得脫走吉水及寇勢稍戢君還故里寇有知君遣羅事者縶之至營賊競來指曰是嘗欲殺吾屬若君顏色自若從容語賊曰我纓綏之家决不畏死喪節殺即殺何

以多言爲遂遇害賊黨忿猶未平并欲屠君介子賢渠魁執不可慨然歎曰彼固忠義人也寧可使其不血食邪爲具棺歛使歸葬里之桐塘聞者莫不霣涕君博通經史篤風義事親以孝聞豪右以科徭困之君奉親避去旁郡不遠百里負米以爲養暨歿號慟幾絕者數四然疾惡如仇閭師有貸粟多取息者勢橫甚君面斥其非直於州縣閭師恚欲夜擊死君聞州里萬戶交譽不恐發而止賓客至門傾有無相接劇談古今事變二千年間如玉貫珠聯客爲之傾聽忘日之夕且曲盡物情三尺童子上謁亦以禮受未嘗少忤性不嗜貨殖或勸

為子孫計君歎曰能守先業亦足矣何以多為君子稱
焉壽五十四遇害于至正戊戌之正月其日不可復知
自桐塘改葬于大塍之原則洪武辛亥八月某日也君
配劉氏輕財重義亂離後家單每齎釵鈿助夫賓客費
後君五年卒子三長即庸次即賢有膂力能馳馬奮槊
千人中後十一年亦卒季乃唯新擢今官女三俱適士
族孫三憲支昌女二在室曾孫一祺君之系出自唐曲
江公九齡九齡玄孫洪州都督參軍景重始來江西參
軍曾孫僉判處州洪字宏淵復遷永豐之杏園代多顯
官至君曾大父元升大父瑞伯父亨雖曰不仕咸能世

儒業云嗚呼士氣弗振久矣當楚氛膠葛之時爲二千石者曾不一舉手障之寇至輒俯首遁去日行百里惟恐不疾誠婦女留須鬣者也有如君者藐然一布衣無社稷人民之寄乃能建策殺賊不幸事不成雖肝腦塗地而不悔豈非烈丈夫也哉羅氏能從君謀身可殺而志不可奪亦可謂忼慨之士取友之端又於君見之嗚呼智莫大于殄寇義莫重于捐生此而不銘惡乎銘銘曰

元政陵夷盜起楚甸絳巾嘯呼毒氣所侵蠱其良心弃鋤握權叫聰茲廬陵羣邪沸騰千里血腥有夫桓桓髮

上指冠誓除暴殘夜則枕矛血淚交流同志之求酣歌
慷慨舞劒欲狂惟籌之良彼何昏昏湎飾弗懲賊我良
朋正氣凛然雪爲不寒欲膾盜肝君亦被拘詈盜益奇
以死徇之雙璧熀煌如星吐芒照耀四方君名岩岩重
如太山一死亦安史官造辭鐫于幽墟後世是師

麗水陳孝女傳碑

陳孝女妙珍處之麗水人父南溪爲神祠祝史蚤夭母
某氏更適它族妙珍依大母林氏以生林嬰末疾妙珍
刲股襍淖糜以進疾遂瘳或告之曰此若女孫股肉之
功也林悲泣曰吾耄矣死固當然何用苦若邪疾復如

神道設教

初妙珍倀倀如有失責衣走浮屠氏作諸禳禜事皆不應林忽昏眩妙珍解髮相糺纏哀號良久乃甦自是氣益弱僅存一絲相屬妙珍計亡所出爇香右臂上稽顙籲天乞以身代復不應至正四年四月壬申夜夢一丈夫冠烏紗巾服青布袍來告妙珍曰爾勿憂能刲脅食之則愈矣妙珍問曰欲刲將焉從丈夫指右脅示之且俾呑紅藥半丸呑已遂覺甲戌妙珍乃具湯沐浴露禱上下神祇時空中雨墜妙珍之身獨不霑濕若有張蓋覆之者妙珍益喜持刀視脅下見紅痕如綫長可三寸許就痕上割之血滂然流再訓之了無所見妙珍思乃

擲杯校卜於神逮俯身拾之而肝忽出縣亟亟之寘几上爇香自誓云大母倘得生終身持菩薩戒不復適人矣尋取肝聶而切之襍竹萌烹之大母食纔下咽其疾頓愈妙珍懲前事戒左右勿漏言然創鉅甚幾至危殆復夢神人語之曰無傷也宜鍊紙作灰傳之妙珍從其言果愈時年十四耳後三年林以壽終妙珍造墖瘞之復然頂申前誓弃家爲優婆夷前進士永嘉高明來官郡錄事爲上其事部使者大名高履覆按得實以聞次于朝詔有司具烏頭雙表之制旌表其門仍月給粟一斛養其終身時八年春二月也郡守固始黃某以其事

有涉名教也命儒學教授鄭汝原爲記其事于石云

史官曰人子之於親本宗一氣苟可以死生者勢當共之肯以形體既分而視之有異邪當親有疾時呼號天地鬼神遑遑求索茫昧中力有可致雖萬死弗之顧又奚暇毀傷絕滅之計邪或者作郭人對痛斥之予不知其何所見邪夫孝忠無二道忠臣肝腦塗地世未嘗指以爲非顧獨於孝子而疑之邪此決非韓子之文其依倣而托之者邪予聞之慈溪黃東發之言如此因造陳孝女傳故備論之

諸暨方孝婦石表辭

嗚呼是惟孝婦方氏之墓夫孝未易稱于獨歸之孝婦而不靳者將以媿爲人婦之不孝者也孝婦性方氏諱迎越之暨陽人生二十七歲歸同里楊君敬敬有母何氏孝婦左右就養惟恐違其志何病膈噎澀不能親御偃溷孝婦浸之湯盆中以指滌出之積歲之久手文皆龜裂而孝婦未嘗有倦色昔人有爲親浣厠牏者史臣尚以爲難載之于策考孝婦之事尤人所難者邪人之所難者且若是則孝婦其它之行弗問而可知也嗚呼是尚不得爲孝婦矣乎使如此而不得爲孝則夫勃谿而不恭者乃足爲孝乎予自成童時讀劉向所傳古孝

婦事以爲斯世何爲無此人心雖未敢必其無然歷三十餘年卒不能一逢嗚呼予豈意今於暨陽乃見之也暨陽距余金華僅二百里予嘗兩至其處而不知有孝婦至今始得知之嗚呼予又意世之如孝婦者夫豈少哉特以不遇于君子故湮滅艸萊而人弗聞之耳其弗聞者予固無如之何其幸而得聞者可不大書揭之崇阡以愧人婦之不孝者邪非惟愧人婦也抑將愧人子也孝婦性儉慈頗知讀書嘗粥田教子父悳在母張皆宦族年六十一生二子恒慧其卒以至正二年九月五日其葬于馬鞍山以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云

卷終

議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孔子廟堂議　宋濂

議礼多本開元不無牟行處而參酌頗慎

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然則爲廟以祀之其可不稽於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于阼階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脅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

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爲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于戶內拜妥尸尸醋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爲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祀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栖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爲菆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於堂上兩楹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

非席皆以莞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摶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旣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旣奠然後焫蕭合羶薌蓋求神於陰陽也今用熏薌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與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爲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敎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

各有師而孔子益尊

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旹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旣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爲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但以先師顏子配今也雜眞而妄列甚至荀況之言性惡揚雄之事王莽

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厠其中吾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寘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淳祐初張居程上後因國子監集議再定張遂居程下顛倒彝倫莫此爲甚吾又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旹之祭乃皆釋奠今專用春秋亦非釋奠有樂

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係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律所製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所謂三獻各於獻後飲福即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唯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嗚呼學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瀆之宗瀛海也猶山岳之祖昆崙也今乃舛繆若是則其它可知矣禮固非士庶人之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默默以自安乎雖然此姑言其畧爾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則襍乎雅俗升降則昧乎左

亦名師其
師之意

右如此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也或者則曰子之言信辨矣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益傅說箕子皆可與享于先王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泪於毉師太公不辱於武夫也不識可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

之法也奚爲而不可也

治河議

比歲河決不治上深憂之既遣平章政事嵬名御史中丞李某禮部尚書泰不花沈兩珪有邸及白馬以祀又置行都水監專治河事而績用未之著乃下丞相會廷臣議其言人人殊濂則以爲河源起自西非去中國爲甚遠其勢湍悍難制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何也河源自吐蕃朶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火敦腦兒譯云星宿海也自海之西又滙爲阿剌腦兒二澤又東流爲赤賓河而赤

兩存官議
議其大者

里出之水由西合忽闌之水從南會也里朮之水復至自東南於是其流漸大曰脫可尼譯云黃河也河水東行又岐為九派曰也孫斡倫譯云九渡也水尚清淺可涉又東約行五百里始寖渾濁而其流益大朶甘思東北鄙有大山四時皆積雪曰亦耳麻不莫剌又曰騰乞里塔譯曰昆侖也自九渡東行可三千里乃至昆侖之南又東流過濶即濶提二地至哈剌別里赤與納隣哈剌河合又合乞兒馬出二水乃折流轉西至昆侖北既復折而東北流至貴德州其地名必赤里自昆侖至此不啻三千里之遠又約行三百里至積石從積石上距

治河書可車載大都源此而敘分古今利害晴然不作模糊一字

星宿海蓋六千七百有餘里矣其來也既遠其注也必怒故神禹導河自積石至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汭至于大伾大伾而下釃爲二渠北載之高地過洚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趨碣石入于渤海然自禹之後無患水者七百七十餘年此無它河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砱礫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迹漸至湮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孝武時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泛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它河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横也逮乎宣房之築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其後又疏爲屯氏諸河河且入于千乘間

德棣之河復播為八而八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
屯氏河塞又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兖豫入平原
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由是而觀則河之分不
分其利害昭然又可睹已自漢至唐平決不常難以悉
議至于宋時河又南決南渡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東
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湍悍難制
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河
破金隄輸曹鄆地幾千里悉為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為
尤甚莫若浚入舊淮河使其水南流復於故道然後導
入新濟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

平矣譬猶百人爲一隊則其力全莫敢與爭鋒若以百分而爲十則頓損又以十各分爲一則全屈矣治河之要孰踰於此然而開闢之初洪水泛濫於天下禹出而治之水始由地中行耳蓄財成天地之化必資人功而後就或者不知遂以河決歸於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此迂儒之曲説最難成事者也濂竊憤之因備著河源以見河勢之深且遠不分其流決不可治者如此倘有以聞于上則河之患庶幾其有瘳乎雖然此非濂一人之言也天下之公言也

作法於京
罪高祖極
是非為不
肖子孫出
脫

隋室興亡論　　宋濂

昔周室闇弱靜帝幼沖高祖以外戚之尊入握朝權都督諸軍遂假黃鉞開丞相府當是時宗藩大臣心志弗平五王連謀三方稱亂高祖咸得剪夷之始有輕覷周鼎之心自進爵隋王加九錫尋受周禪而即皇帝位于是修明庶政綏撫遠夷經營四海至旰昃不遑暇食高頻蘇威李德林之屬調馭于內楊素韓擒虎賀若弼之徒折衝于外規模日盛遂萌平陳之謀張皇六師直擣金陵陳人膽破叔寶斂手就擒天下自是翕然一統東

底大海南撫交趾西連且末北極五原莫不稟受正朔願爲臣妾開皇仁壽之間人物阜繁號爲極治及煬帝嗣位藉承平之休運慕秦皇漢武之爲人治宮室而務侈靡使絕域而勤遠畧市武馬而困烝庶御龍舟而縱遊亡度自以爲日月所照霜露所及孰敢不臣高句驪一島夷怒其不恭親摠大兵一百十三萬分十二軍並發旌旗彌亘千里近古出師之盛未有之也意謂狠噬玄菟之埜鴟張扶餘之境電掃襄平之墟未幾麥鐵杖死遼東宇文述敗薩水而九軍先後陷焉曾不悔禍益務輿戎府庫空竭頭會箕斂而民益不堪命由是盜賊

蠭起王簿發長白張金稱聚河曲林士弘據九江杜伏威掠江淮翟讓出陽城似此之類不可勝計而海內四分五裂矣江都之幸猶日沉湎聲色惟日不足度其不免乃欲摩頸自研卒致血濺御衣而身亦隨殞非天下之至愚孰能與於此哉當其指麾羣雄叱咤之間風駭雲流而混六合於一家何其雄也身死肉未及寒而邦國蕩覆子孫誅戮殆盡反不如弘農一布衣時又何其削也君子論禍敗之幾不起於煬帝之日而基於高祖之時何也蓋天下大物也可以惠持不可以力競使高祖以惠結人心雖煬帝昏荒之甚其敗亡未必若斯之

速也夏有太康殷有雍巳河亶甲周有幽厲而宗祀不絶者以禹湯文武之惠未斬也是故釆章文物不足爲之盛金城湯池不足爲之固長鎗大劒不足爲之利士馬精强不足爲之勇玉帛充牣不足爲之富其足以賴而長有永治者非惠何以哉惜高祖不可語此徒以力競也悲夫

描狀龍馬之奇指歸不用兵頌不忘規

贊

龍馬贊有序　　宋濂

西南夷自昔出良馬而產於羅鬼國者尤良或云羅鬼疑即古之鬼方其地有養龍阬在兩山之中泓渟嬴深開閟靈氣而蛟龍實藏其下當春日始和物情酣暢夷人立柳阬泮擇牝馬之貞者縶之已而雲霧晦暝咫尺不能辨色類有物蜿蜒上與馬接蓋龍云逮天色開霽視馬傍之沙有龍跡者則與龍遇謹其芻菽而節宣之暨產必獲龍駒焉粤若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夏國主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凡十而其

一色正白乃得之於阮者身長十有一尺首高九尺足之高比首而殺其二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五分廣三寸餘貫膺絡腹至尾閭而止精彩明晃振鬣一鳴萬馬爲之辟易驌勒不可近近輒作人立而吼上謂天旣生此英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策詔有司以牲牢祀于馬祖然後勅典牧副使臣高敬囊砂四百斤壓之人跨囊上使其遊行苑中久之性漸柔馴適八月癸巳 上將行夕月之禮於清涼山壇上於是乘之而出如躡雲而馳一塵弗驚 皇情悅豫賜其名爲飛越峰復命御用監直長臣馬晉臣繪

繪其真形藏焉臣濂稽諸載籍漢之元狩中有神駒出渥洼水中馬之生于水者尚矣豢龍之說雖相傳於夷人要當可徵不誣也肆惟 皇上以大惠而立大寶日之所出日之所沒無不梯山航海獻贄奉琛邇者獨角之犀來自九真食火之鷄貢于三佛齊之境其他佹形僪狀藉藉紛紛且不一而足而況此水產之龍馬乎周書有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皇上宵衣旰食日懷保於小民詎究之上蒐羅殆盡將圖治安如黃虞時其遐荒珠裔珍毓奇產未嘗有心求之所以榮光休氣洋溢中國仁聲

黷武窮兵伐叛諸大寬者莫若何如哉臣漢孝武

為職業際茲盛美不敢默而無言謹述贊辭一首以

貽諸後世贊曰

大駟焚蛟龍升靈泓浴神馬生祥麟瑞騎青杳實天

奇聚逸精霧龍胡各見頭蹔待披日鏡驛晴花雲捲者

年發用兵湔有血霞流旗振旗鳥鳴萬馬驚閃流電逐飛

陋彼漢將宵空圖憤仰攻巧命 天子在柯惠不必違

皇風清 皇道貞 皇威明 詳揖輿卣旗敢不來庭

說

鑽燧說　　　　宋濂

宋子閒居見家人夏季改火不用桑柘取赤㯉二尺中析之一剡成小空空側開以小隙一刓圓大與空齊稍銳其兩端上端截竹三寸冐之下端寘空內以細綯纏其腰別藉卉毛於隙下左手執竹右手引綯急旋轉之二㯉相軋摩空木成塵烟輒起自隙流毛上塵倏其烟翕勃以虛掌覆空鬱之則火焰燄生矣宋子歎曰火在木中不鑽則火不見萬善具於人性不學則善不明人何可不學哉

雌虎難敵

人虎說

莆田壺山下有路通海販粥者由之至正丁未春民衣虎皮煆利鋏爲爪牙習其奮躍之態絕類乃出伏灌莽中使偵者緣木而視有負囊至者則嘯以爲信虎躍出拖其吭殺之或斷其肉爲噬囓狀裂其囊拔物之尤者餘封祕如故示人弗疑人競傳壺山下有虎不食人惟吮其血且神之已而民偶出其婦守岩穴聞木上嘯聲急意必有重貨乃蒙皮而搏之婦人質脆柔販者得與抗婦愳遂去微見其蹤人也歸謀諸鄰謀逐之抵穴得金帛無筭民竟逃去嗚呼世之人虎豈獨民也哉

猿說

武平産猿顋毛若金絲閃閃可觀猿子尤奇性可馴然不離母母黠不可致獵人以毒傅矢伺母間射之母度不能生灑乳下林飲子灑已氣絶獵人取母皮向子鞭之即悲鳴而下歛手就制毎夕必寢皮乃安甚者輒抱皮跳擲而斃嗟夫猿且知有母不愛其死况以也耶

以明漢法語亦類東漢

檄

擬漢使諭郡國共擊邯鄲檄　宋濂

惟高皇帝提三千卒起自豐沛赤幟一揮天下底定累洽重熙至孝平皇帝藐在幼冲新都侯莽乂秉國鈞潛萌異圖僭姦天位四海豪傑怨怒次骨有枕戈待旦者義旗始竪持劍之士動以萬數不一二年直搗長安梟共誅莽天地爲之開明日月爲之宣朗人祗爲之舒賊王郎者本邯鄲卜筮之家乘海内弗靖詐稱成帝子子輿以惑爾吏民値魏亡賴子弟遂立爲帝徇下幽冀漢與賊決不兩立義將翦屠之今大司馬劉公將城頭

子路才子都兵百萬從東方來軍容煇赫嬰其鋒者無不殞滅爾吏民皆漢舊臣當不忘二百年子養元元之澤帥爾子弟執爾戈矛鼓行而西相與成大功漢法具在陷陣却敵者受上賞搴旗斬將者次之執俘獻馘者又次之爾吏民隨所擇焉其有不知逆順之辨者甘爲賊虜持兵以拒我者必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新莽篡立巳十四年置百官有司謀臣甲士雄天下尚頸血濺地節解臠分王郎假名烏合遇戰則鳥獸散其能與漢兵敵乎漢德在人心未泯海內謳吟思之日夜矯首以望赤帝旌旗之至故一叱咤閒破昆陽之圍

斬司徒之首拔武關之險降宛戰之兵下河北之衆星
流彗掃若神兵自天而下皆爾吏民目所親睹也昔高
皇帝嘗刑白馬盟諸侯王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
王郎僭厥帝號反易天常辠在不赦爾吏民上稽天命
下度人心傳羽告語勠力以誅無道他日祀漢配天不
不失舊物爾吏民榮名無窮焉不然漢兵且至其無悔

志

五洩山水志　宋　濂

五洩山在婺杭越三州境上北據富春南據勾無東接浦陽其山水最號奇峭齊謝玄卿嘗以采藥深入其中而宋刁景純吳處厚亦頗游焉自西坑嶺入過遇龍橋北行二十步始入西潭前橫一溪水甚寒履之如氷由溪而前徑小潭旁有譙石突起類大甕斜覆乃捫石而登一失足輒墜又行二里所地稍夷曠惟石四瞰峰巒環列獻狀其紋縈縈然類神工鬼斧所雕剜者山多猴遊人或恐之擲石亂下如雨又前行半里所泉自石竇

中出瀏瀏作聲若琴若笙竽泉西流匯爲小窪瑩澈泓澂毫髮不隱儵魚數尾洋洋逡來如行琉璃瓶中見人至潛去窪左大樹離立極怪偉倒影入水中如畫又前行五十步大石闕道相傳有嵓肉肖鷹喙曶夜大雷雨喙崩下聲聾二十里又行三十步榛篠成林翠光浮映衣袂成碧色山蟲蛙虺犇逐後先瞬目失所在至此則氣象陰幽絶不類人世如升蓬嶠坐水晶宮生平烟火氣消盡又自山腰緣葛而前竹籜覆地厚動足輙仆又過十步許抵小潭小潭上曰西潭流水傾沫成白簾瀏可七八尺冉冉下注滑而亡聲兩旁石厓峭立苔蝕蘚

天台多有之

雁蕩如何可肖正不妨各極其奇

暈時有水珠絲絲滴下歲旱鄉民禱龍於此遇禱水或湧取蜥蜴入瓶盂中持以歸多驗自遇龍橋至此約可五六里皆虵盤縠折路行若窮又復軒敞其中勝致難得具記或言潭上有石河從石河至三臺嶺人跡罕至莫詳也尋故路而出斜迤而東過香爐峰峭拔上有石類香爐故名香爐北有峰圓而童名鉢盂峰或曰肖東甌鴈蕩又名鴈蕩峰由鴈蕩而南時有白雲覆於谷者曰雪峰屹然人立者名玉女峰嶄嶄勢欲柱天者名天柱峰其他諸峰星聯肺附登名圖籍者盖七十有二焉復從峨東折度畧彴橋趨三學院院唐霧默禪師道場

由來飛瀑無声声皆從地起大龍湫最分明

師嘗降龍於此遺跡尚存由院北深入又百餘步至東潭潭上飛瀑可二十丈瀑怒參倒擊崖窾中若運萬斛雪從天擲下白光閃閃奪人目精至潭底輙復逆上有聲如輾雷人咲語咫尺不能辯猶者甕中聲居人云每天風一號四山林木震撼欲折黑雲下冪杳不知昏曉歲多投龍者其多驗如西潭復北折而西泝潭之源登響鋏嶺度紫閣山村人多舍篁葦間有平臯數百畝可耕槪傷沿石河又行一里所地名石鼓足頓之鼕鼕鳴越十步至第一潭潭如井覞之正黑投以小石鏘若佩環又越十餘步至第二潭圓如錡釜面廣而底隘大水

殞不盜典

驅亂石、聚其內、迨滿復潭去潭下石壁百餘尺險不可寘足從其石縣藤墜下至第三潭潭甚深以線縋之下不見底其形方狹而長天向陰常有雲氣從中起疑有蛟龍潛其下人恒以幽悄爲病第四潭咸不敢往或以絇圍腰繫巨杙俯崕而瞰潭左右皆椒木其形大槩如第二潭而廣袤倍之側有晉劉龍子墓相傳龍子嘗釣于潭得驪珠吞之化龍飛去後人爲壘石作冢或云龍子之母葬焉世遠不可辨又其下至第五潭即東潭因其水五級故名之爲洩云噫造物之委形山水者其奇崛有是哉

礫著

燕書　宋濂

齊路寢壊桓公欲新之召工師翰具材工師翰伐巨本於營丘山中若櫄若梓若梟若栝若豫章無疵取而泛之河蔽流而下工師翰麾衆徒操剞劂斲之運繩尺劃之閎閎然橐橐然聲達乎臨淄之郊越五月路寢成桓公環視之東阿之楹有用欂者桓公讓工師翰曰欂散木也膚理不密瀋液弗固臭之腥爪之不知所窮為棟為棖且不可況為負任器邪工師翰對曰臣之作斯寢也嘉木以為楹文碣以為址畫藻以奠井堅墍以厚墉陶

甓以餙勦臣竊以爲盡善矣雖東阿之楹缺以一欂足之不虞君之見讓也桓公曰寢之華者在東廇承東者在桴藉桴唯楹耳一楹蠹則寢壞奈何不讓工師翰曰臣聞國猶寢也一楹蠹則無寢若衆壬進焉可有國乎桓公曰不可也工師翰曰君旣知不可何爲察其小而遺其大也桓公曰不知也工師翰曰臣請爲君言之擅執國柄者有雍巫焉戍內食之姧者有夷鼓初焉長君之欲者有寺人貂焉外惡諸侯而內惠弗華者有開方焉是衆楹皆蠹矣路寢能獨存邪桓公悟曰敬諾於是解四子政而召管仲任之齊國大治君子曰工執藝事

啓諸寢

以諫忠矣斷而行之者非勇歟宜其上下相親伯業底
定書曰從諫弗咈桓公有焉易曰納約自牖工師翰近
之矣

頓國之大夫權聞黃帝與蚩尤戰製角以象龍鳴樂之
刳桐而髹錮焉畫爲龍文日習焉其音欝紆而廻旋優
優焉靡靡焉可聽若能通乎玄潛者大夫吹向南山之
湫以感龍湫中三足能拳角鳴意人將醢巳呀然號林
木皆動大夫大驚謂眞龍吟也走謂公之奇曰眞龍之
鳴槖槖如霧鼓前後相續宛澤不絲休吾向學者殆非
也請改而習諸何如公之奇曰子所聞者能也非龍也

摹擬固第而不及其排蕩以其多也

龍之鳴人鮮能聞子之角固僞也今子文以能爲龍益僞矣舍僞而學僞奚擇焉君子曰世之法孔子斷斷乎自謂得其宗者若眞龍出鳴則駭矣

鄭伯卒庶孽奪正公子五爭及厲公自櫟入國將盡劉諸公族縣劒于國門且下令曰敢爭者斬子俞彌方病聞之歎曰是何亡國之政也乃令左右扶見公未至公遥呼曰大夫力疾而見寡君非欲嘗國門劒乎聲色俱厲子俞彌陽驚曰何謂也公語之故子俞彌曰君能如此過文王遠矣臣頓首賀且不暇況敢爭乎公解頰曰寡君焉能過文王也曰臣言不悖君寔過之公曰大夫

言何易也雖然吾卒言之子俞彌曰君之過文王者無他威勝也公俛前子俞彌問曰文王初伐犬戎次伐密須次伐耆邦次伐崇虎侯而作豐邑其岐徙都之其威盛矣大夫乃謂寡君勝之其故何邪子俞彌曰文王之威能行天下而獨不行于周宗故其孫子之蕃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此無它親親也今君欲兵之非威勝文王乎公艴然見乎色曰大夫言固善如儀豐之黨何子俞彌曰鄭之公族盡二人黨邪君奈何孅之臣所居之南有山曰陽都之山甚深羣熊萃焉熊性惡血偶度絕谿棘刺脅血見若濡縷熊亟爪之

長於寄諷
拙於倚詞
固初樸拙
正不妨大

血愈滋爪之不已膚成坎原原如泉涌熊不能禁剣去（太多）
其膚而血弗息竟擢腎腸以灸鄭之公族猶一體也今
因公子五爭不問小大盡劉無乃與前事類邪公矍然
失聲曰吾過矣吾過矣遂下城門之劒寘諸公族不論
君子曰鄭厲公之愎諫誰能犯焉子俞彌反覆言之而
公弗格者以順入以正出也內經曰寒因寒用熱因熱
用其始則同其終則異於戲豈特醫師之爲然哉
晉欒氏世爲晉卿以財名至欒雩益務侈靡狗馬聲色
無不好籍之舉火者百姓無規之者媚惑唯恐不亟求
獒西旅訪神馬渥洼徵樂姬燕趙出則行馬擁犬還則

吹竹彈絲爲長夜飲酒酣連臂踏歌曰非邛之陰白楊悲止今我不樂日月馳止卷髮衰止飲酒沱止我心和止無日不然蓋藏皆空而爲樂不厭雩覺召所變謂曰吾樂巳太康家力不向單乎輒給之曰魚雁滿藪澤羊牛溢郊坰金帛珠玉克積庫藏何謂單乎雩復悅雩妻蓼媛罵曰蟯蛕所藉以生者在人腸胃中也嚌其血嘗日夜不止人因病癘姟人死則蟯蛕亦槁矣爾曹藉吾家舉火且旦蟲而伐之我家亡汝家得獨存乎衆畏蓼言以計去之變亂益甚雩以貧姟百餘家皆散爲丐君子曰山之陽有桑焉蟲宂之晝夜齧弗止桑瀋液乾而

一之為甚

牧人奉火
槩古羊一
殷淡殺

悴蟲亦無生者蟲其樂氏之客與使戒蔘言亦何至于丐哀哉

玉戲生與三烏蘆臣朋玉戲生曰吾儕宜自厲異時立朝勢人之門足無陟也三烏蘆臣曰此予切齒腐心者盍誓諸玉戲生喜乃歃血誓曰二人同心毋徇利毋訹有位毋附厥憸壬而移其行有違此盟明神殛之居亡何其仕于晉玉戲生復申前誓三烏蘆臣曰言猶在耳何敢忘也時趙宣子得君諸大夫日奔走其庭三烏蘆臣既悔復恐玉戲生知之又不得不往也雞初鳴即去候宣子入門有危坐東榮者舉火照之則玉戲生也各

懟而退君子曰二子於貧賤時其盟誠良及登祿仕遽變其初志何邪利害戰于中位勢怵於外故也士君子食於山林而壞於朝廷晉人之歎其有感哉

宋有白冥子菑耕于渠蒢之埜得石焉圓而皙肉且倍好土有蒲穀文子菑熟視之曰質如截肪澤而有章其瑩也哉乎尹旁達廉而不劌其璧也哉無功而家大寶者禍當獻諸朝于是沐浴冠帶言於周王曰臣渠蒢之賤夫也偶耕耒耜以耕竊不自意地不愛寶獲嘉璧焉臣不敢私眷王將有事上帝方明六玉闕其一焉敢獻諸下執事王使大夫簌受璧薦諸玉尹玉尹曰嘻是珉

也郤還之于旂抱石歎曰吾聞有道之朝是與非別白黼裳雖華垂髻以補冠太阿雖鈍不委以割牲今強謂璧爲珉可不可乎楚丘丈人過而視之曰于旂其幸矣哉于旂怒曰何幸也曰卞和以玉獻尚遭刖況爾薦珉者乎于旂終不悟君子曰士以真材衒且猶不可假才能目致與嗚呼世不特一于旂也

越人甲父史與公石師交甲父史能計而弗決公石師善決而計疏各合其長事無留行人兩而一心也因語相侵離去政輒敗淼須奮泣諫二人曰君不聞海蟲有水母乎水母無目資蝦以行蝦亦資水母食兩不能無

也水狎姑窴之又不聞有瑣珪乎腹藏蟹飢則蟹出求
食歸則瑣珪飽否乃死蟹失所巢亦兩不能無也瑣珪
姑窴之又不聞夏屋有蟨鼠乎與邛邛駏驉比爲邛邛
駏驉齧甘草即有難邛邛駏驉負而走亦兩不能無也
蟨鼠姑窴之又不聞西域有共命之鳥乎枳首一體性
多妬飢則爭啄一俟其瞑飡毒并害之及下噬皆斃亦
兩不能無也是皆山海蟲爾不足怪雖人亦有之北方
有比肩之民迭食而迭望失一則死亦兩不能無也今
二人甚類之其所異者彼以形此以事爾奈何離去奈
何離去二人相顧曰微耆言吾等將愈敗驩焉如初君

子曰十二宮各有所司必相資以成成體況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何可自用哉容須奮可謂善諷矣

宋剔成君自高視羣臣皆下有諫者輒拒曰爾欲上我邪毋不已也指所佩劍曰愳此乎皆怖汗而退欲造九成臺於雍丘之郊恐羣臣言戒門者毋納土納則死非般子且謂門者曰吾將見吾君門者沮之子且堅欲入且曰吾事君十年豈不知君君所甚惡者諫耳吾不諫則已何沮也曰子既不諫欲入何為曰吾善為鷄戲將以悅君也門者入白剔成君君召至子且鼓肱為翼膠膠而鳴鳴已急趨出氣甚暢君怪之趣使還問曰子

鷄口

人耳乃效鷄鳴何也曰臣尊鷄甚故效之耳何故尊之曰臣以堯舜之知或不如也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寡人聞非聖人者無法況方之異類乎曰臣言敢非聖人竊有疑也道蔽天地者堯惠及萬世者舜皆古聖人也今謂其知不若鷄者誠過乎潄然風雨晦冥能司晨不愆度者堯舜能之乎曰不能也曰堯舜雖大聖司晨必以鷄乎曰固也曰君如知此奈何盡下羣臣無若鷄者乎君喜曰羣臣無言及茲者今乃始聞之寡人有過子宜力諫也曰君令臣諫臣不敢隱令賦急民畢環四封皆強敵夙夜憂勤且恩不免況事游觀乎曰寡人不敢

也曰君曰不敢而造九成之臺何也剔成君即日罷其役君子曰日之行晝天下無不照月之行夜萬國無不明然日月之光有所不及者一燈之微足補其功此蓋子且鷄喻之說也

予爲燕書盖取郢人誤書舉燭之義讀者好之謂有秦漢風予獨愧汗弗止者何也自嬰憂患以來神情銷沮見於觚翰之中氣薾而辭荒惡在其能秦漢也不猶優孟之似孫叔敖哉

秦士錄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稜開合閃閃

以不共飲爲難忍

儆人以書

如黿能以力雄人鄰牛方鬬不可擘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舁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一日獨飲娼樓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歌嘯以爲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寘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胷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即不能荅當血是刃兩生

久覺俠氣凛然人不可有所驕

曰有是哉遽摘七經數十義叩之彌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纚纚如貫珠彌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彌索酒披髮跳叫曰吾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絶徒欲馳騁文墨兒撫一世豪杰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彌言大愧下樓足不得成步歸詢其所與游亦未嘗見其挾冊呻吟也泰定間德王執法西御史臺彌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閽卒不爲通彌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翊邪連擊踣數人聲聞于王王令隷人捽入欲鞭之彌盛氣曰公奈

弼生以書驕之王侯以兵嚇之

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尚未臣順間者駕海艦互市于鄞即不滿所欲出火刀斫柱殺傷我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却其虧國體爲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黄屋左纛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者一二輩驅十萬横磨劒伐之則東西北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舌舌久不能收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得保首領乎曰能王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銕鎧良馬各一雌雄劒二王即

命給予陰戒善槊若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之暨弼至衆槊並進弼虎吼而犇人馬辟易五十步面目亡失已而烟塵障天但見雙劒飛舞雲霧中連斫馬首墮地血涔涔滴王撫髀驩曰誠壯士誠壯士命勺酒勞弼弼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時至比之王鐵槍云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格其事不下弼環視四體歎曰天生一具銅筋鐵肋不使立勛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尚何言遂入王屋山爲道士後十年終

史官曰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影殆

絶玄鳥來降失家兢棲林木間使弼在必當有以自見惜哉弼鬼不靈則已若有靈吾知其怒髮上衝也

讀宋徽宗本記

徽宗爰自端邸入正宸極呼吸雷風舒慘陽陰赫然有為聞于天下於是叙復正人宏開言路意臻時雍之治以復祖宗之舊曾未旋踵卒改所圖委政姦回托國闒豎鬥軸非據節鉞妄加狐狸嘷于闕庭鬼蜮潜于宮掖置編類之局樹黨人之碑倡言紹述擠陷忠良虐燄炎炎炙手可熱百僚側足四國寒心群兇方為得志力陳豐豫之說開大晟府以制雅樂用魏漢律而鑄九鼎文

飾太平、詐言符瑞八寶誕受玄圭肇錫、金芝出于蟾柰
祥麟毓于牛腹由是侈心寖生、邪欲轉熾、大典土木之
役、捌運花石之綱、艮岳排空、聳霄凌漢、殫極工藝之巧
釣致珍怪之物、君臣酣飲、上下荒淫、俾晝作夜、以亂爲
治、至同臣庶之服、恣行期門之事、兼之妖人乘釁、蠱惑
帝聰、天神降于坤寧、璇宮遍于寰宇、玄科秘籙、方崇醮
祠之儀、太虛金壇、遂定道階之品、其視法弊令乖、民生
塗炭、將驕卒弛、邊備摧落、縱有耳而不聾、雖有奏而弗
鑒、皇天震怒、災異荐臻、白眚見於禁籞、赤氣犯於紫宮、
大水冒於都城、妖狐升於御榻、咸謂適然、益開戎釁、滅

天祚而亡兄弟之國、結女真而進虎狼之虜、李彥發謀遂成反噬、張瑴之降始受、粘罕之師已出、旌旗蔽空、戈戟滿埜、肆其封豕之威、如蹈無人之境、蹂踐我檀薊、侵軼我代朔、攻擣我太原、圍逼我京闕、三鎮之割方急、六賊之誅已緩、勢至于此、亦可醜矣、及夫金兵再出、力遂不支、瓦解土崩、魚爛河決、宮闈淪辱、宗室剪夷、哭聲震天、赤血滿地、翠華北狩、遠臻漠北之區、父老見思徒洒山東之淚、當是時也、雖欲噬臍、悔將何及、自非義士集勤王之師、謀臣建南渡之策、則九廟神靈幾不血食矣、不亦悲哉、嗟夫、成湯務惠、帝命式于九圍、紂為不道、身

追然斧後爲三國之本

千言萬語只是求諸六經

死周人之手其所感應捷於桴鼓聞以一人治天下未聞以天下奉一人奈何窮奢極侈而毒痛四海百萬生靈彼實何辜其身亡國破爲萬世笑非不幸也宜也傳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可不畏哉可不畏哉

太乙玄徵記

金華宋濂賦質甚弱十日九疾生產作業之事皆力有所不任唯日學操觚造爲文章精思弗得殫極就寢夢一老父白髮鬅鬙與雲闘潔身被黃服手支青藜杖徐徐而前招濂謂曰若何疲思之甚耶吾乃太乙之精在

皇漢時曾降天祿閣以洪範五行授劉向若今意有何
圖第言之吾當有以處若也濂再拜曰下土蟣蝨臣不
自料得接休光以沐浴神化亦既幸矣復不以臣之微
賤使吐其情辭臣雖無知敢不精白一心以承霶眈臣
受氣于天孱弱而蒙庚戌之歲律中應鍾日在于氐地
寅以夙毋雅七月臣體即降生木五齡百疾交攻熱火
鬱木邪沴制陽肝氣動搖手牽目睃讝毉視之謂爲瘛
瘲毒艾爇膚其苦莫膺雖脫于虎口筋骸弗彊有牛負
軛有鑄在場力既弗任田卒歲荒幸有書一束塵齧蠹
殘振拂敺剔以佩以藏以嗅以嘗以求其方疲精竭思

攻爲文章窮年矻矻恒不如變更太乙曰吾聳心有所溺者必有所甚樂也若之所嗜如是將樂之邪抑弗獲已也濂曰臣爲文之旨獨潛闔廬五官内守形若橛株凡慮既澄蓮思希夷上升層霄下入重壚絪緼磨彙爾布大區自形自色匪可數知一一攝之若禽在籔若獸在圈肰縱徤距捷羽冐不得離其範圍及夫意暢氣熙與神合機岳盪河翻雷椎霆驅倏爾陰合欻然陽施鬼出電入截正截奇萬紾千變莫窮端倪雖身執台樞腰縣金魚鐫着熊羆居飾璇題入則前姝吹竹彈絲出則猛士負弩曳旐亦不足以踰其適臣實樂之初非有弗

還是富貴習氣語

獲已也太乙曰若樂則樂矣古之人亦有業是者乎濂曰有之雖更僕不可盡也請陳其畧昔有鉅儒曰太史遷豪氣孤騫濶視無前執筆著書動數萬言秘之金匱及藏名山至今文光上燭九天董生三策揚雄太玄相如大人退之五原若修若軾若鞏之堅各有論著焜燿後先虎鳳騰躍韶鈞相宣汗瀾卓踔盤紆蟬連業之旣專厥功乃全其功何居時磨研之耔之穫之溯之淪之炊之酌之使心樂之一日不治若芒刺肌六氣昏昏精神不來由是觀之古之人所業其亦有以哉太乙曰嘻若言陋矣知冠角頓胡之爲象而不知弁冕纓緌之制

知粮飯藜羹之爲美而不知淳熬肝膋之味知吳歙楚
艷之爲曲而不知夏濩武勺之音若言陋矣濂于是憮
然自失膝行而進俯首至地且拜且祈曰臣不佞竊受
教於先生長者學文二十餘年自意已造其極不知猶
未也夫井魚固不足以語大夏蟲固不足以語寒幸察
臣之誠憐臣之愚授臣以要道使臣聳之雖即死無憾
太乙愀然不荅濂復殷勤致辭俯伏俟命歷一時之久
太乙[illegible]而後言曰上堪下輿惟人中居厥初芒芠曹
未有知埜麃標枝蚩蚩狉狉聖人者出扶獨敎其揭我
日月燭我冥尯所謂建生民極立天地心者是不有其

道歟道雖亡形揆文可知典謨渾淳卦畫闔奇雅頌恢張禮樂威儀春秋謹嚴褒貶鈇誅不由於此去道遠而舍其根荄玩其葩葉而何以史遷諸子為且非文不行非文不章天子非文曷風四方諸侯非文莫守其邦卿大夫非文身辯不揚士庶人非文卒遏于鄉故云文者乾坤之精粹也陰陽之靄和也四時之衡石也百物之錧鎋也中國之采章也四裔之儀法也可不務乎彼雜博馳騁以邪奪正是誣世也卑辭甘言藉威取寵是媚權也佞蘖愛金是非舛繆是罔利也氣亾餽喪懾懾不振是萎薾也抽青媲白眩人耳目是聾瞽也若此者弗

可枚舉其文乎哉其文乎哉吾前之所謂文則異於是矣克於一身和順內積英華外發達于四國民物阜康政教豐洽筆之於書則可爲天下後世法傳曰有德者必有言若之志勤矣其亦慎所學哉言訖四方晦冥飈風上行仰視天門如有火光反而顧之太乙已亡濂驚而寤不知其爲何祥也乃召日者占之日者端積出蓍左右揲之挂而扐之遇復之離曰是謂後得而先迷百折傷岐張張安歸雖車堅馬肥終九顛而一躋或道之於崇期載旌以驅歷國過都膳宰致餼司里授廬不亟不徐直抵夫玄聖之所居盖復者不遠復也而重離又

文明之象也此殆示予學文玄徵乎濂於是惕然悟悉燔毀筆硯取六藝燖温之未幾學果進

刪古嶽瀆經

維禹治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迅雷石號水鳴五伯擁川天老肅兵雄千持茏龍鴻勑軒闕不能興禹乃震怒召集百靈蒐命夔龍桐柏千君稽首請命閈不惟寅神令所射激如欃槍乃縻鴻蒙乃因章商乃縶堯盧皇威載揚犂婁卒劉勢不敢爭彼亡支祈力踰九象叶厥形肖蝯目有黿光暈淮度汀蘚捷從衡授之童律童律莫當授之烏木田木田遂臧授之庚辰庚辰扼其亢絡以鉄

絕讋如犬羊。縶諸淮陰龜山之旁。木魅水精洞妖石祥。弆號萬數若有喪亡淮流湯湯入海既平民用靖康直達外方至于陪尾無壅弗通率惟厥常以歸于無疆

世傳元和九年李公佐游洞庭登包山與隱者周焦君探林屋洞得古嶽瀆經第八卷今觀其文雖奇而未醇竊意即公佐焦君所造以玩世者戲刪潤其辭集古篆文寫之以寄吳君濬仲濬仲蓋深于古學者也鑄錄器與方乳曲文大篆爭妍其自知不可哉丙申冬十一月志

擬漢賜衛青璽書

是色蒼然

皇帝使謁者問大將軍青朕以眇身托于諸侯王上萬方嚮風唯匈奴未欵塞且登我叛臣計謂漢兵不能度幕輕留數寇邊民不得用作朕心靡寧今遣大將軍將四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去病出代各將五萬騎步兵踵軍後數十萬人必深入赴利禽獮而屮薙之且虜逐水屮食聞大軍至多藏匿山中冊其必有伏卒有伏何以制之將軍預爲備跡捕山間虜且盡乃爲便中國爲虜所苦者曰久將軍乘吏士銳氣當一鼓而克勿延期虜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功脫不蚤就進退惟艱爾當今智謀勇功誰復如將軍者即將軍不滅虜虜將孰滅

哉閒者虜入上谷殺略吏民將軍擊却之右賢王寇朔方將軍率六將軍圍之得裨王十餘人衆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將軍屢建功高即此行寧有不利耶朕巳（句稱）下丞相御史趣刻印侯莫府以功上使使者即軍中益封爵將軍勉焉驃騎將軍與將軍一體人也其立功有如將軍前將軍廣年耄且數奇毋令當單于秋向高幕非風苦勁將軍强食愼兵事自愛

擬孝武南巡金石刻文

皇帝臨御撫有四極上與神通行幸雍郊親祠王時白麟顯明如厥汾陰后土效靈地祇元光五年之冬行南

廵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九疑鬱葱天柱用登上凌峻極直薄泰清眺望江洋遂自尋陽下浮大江射蛟水中鞠江淮物會大海氣以合岱宗上天報享著厥靈貺民用平康協氣自順灾害不作利澤攸長在昔神禹刻石紀功百世彌章群臣從行請勒遺制昭示萬方

廣薛季昶對張柬之語

神龍元年春正月秋官侍郎張柬之天官侍郎崔玄暐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彦範相王司馬袁恕己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昌宗伏誅中宗復位洛陽長史薛季昶乘間言于柬之曰侍郎舉義兵剪除奸雄匡復

帝室使四海蒼生再見唐家日月其事甚偉而李㬎無一言以爲賀者侍郎亦知其意乎柬之曰不知也李㬎曰僕亦爲侍郎不知也侍郎若知則其所設施當不止此侍郎幸聽僕僕請披肝瀝膽爲侍郎言之昔我高祖提三尺劍起晉陽輔以太宗之神武將帥之忠烈然後能縛世充于東都獲建德于河朔翦黑闥于山東收李密于黎陽誅蕭銑于江陵晝不得息夜不得寐蟣虱生于鎧冑之間盖出萬死一生百戰而有天下此無他欲爲聖子神孫建萬世不拔之業耳今武氏以妾媵之微黜奪帝位斷王皇后蕭淑妃手足投酒甕中召諸宗室

朝明堂恣行殺戮御則天樓大赦天下革唐號爲周易
服色置社稷立宗廟身被衮冕手秉大珪自稱曰天冊
金輪大聖皇帝南面而朝群臣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
未嘗有也侍郎竪義旗以復辟爲辭但殺二張而釋武
后弗圖是舍豺狼而問狐狸何以厭服天下人心僕竊
爲侍郎弗取也侍郎若聽僕計集百辟卿士執武后獻
諸太廟數其過惡取太宗黃鉞斬之以謝天下凡武氏
之在中外者無大小皆盡殺無赦庶幾少慰先帝在天
又說開了與事幾
無涉
之靈而侍郎高義亦不在伊尹周公下侍郎能留意乎
東之曰吾業與玄暉等謀亦嘗如長史言但武后倒持

天柄二十有一年生殺廢置皆自其手出三公九卿惟知有武氏勇將精兵亦惟知有武氏萬邦黎庶亦唯知有武氏脫有一人號於衆曰天后且爾將何所寘吾屬乎則吾作齋粉矣李㬎曰不然武后負滔天之惡海內雖畏其威忠義之心人孰無之其專制之初李司馬起兵揚州奮臂一呼得勝兵十餘萬山東豪傑皆蒸麥為粮插鋤為兵以俟南軍之至當昔天下尚憤惋如此況今日乎侍郎朝玄武門而入不過羽林兵五百人耳誅二張如殺豕兔無一人敢動者則人情可知也侍郎即誅武后天下有不怗怗者當使鋏鉤鈎吾舌懸于長安

（惟其如此故必誅之）

城上以爲亂言者之戒柬之曰漢之呂后與武后無大
相遠平勃雖將南北軍未聞其誅之豈不以誅之爲弗
是耶季㬠曰武后之辠浮于呂后萬萬呂后雖殺孝惠
方說不刊
子盡封諸呂爲王未嘗敢移漢鼎今武后肆行不道頼
皇天后土未絶唐祚使侍郎得竭忠其間不然則天下
非復唐有欲持一巵酒滴獻陵土且不可得侍郎尚欲
同之乎柬之曰武后母也今天子子也以子辠母縱快
忿一時如萬世公義何季㬠曰傳有之人臣無將將則
必誅設有人焉招納亡命而欲睥睨神器侍郎必盡殺
之乃已是何也亂臣賊子決不可赦也武后於唐大義

已絕不過一亂賊耳二三大臣爲國家討賊宜從先帝之法豈上所得預聞當此之時宗廟社稷爲重武后爲輕能殺之乃所以伸公義也柬之曰吾爲唐家老臣即旦暮死恨無以藉手見先帝于地下今幸誅二凶復國號曰唐便當上章乞骸骨歸老故山宅固不識也季晁見柬之不能聽其言氣怒甚目光如炬大聲謂柬之曰此事姑置之二凶雖誅諸武封建如舊日夜切齒恨不碎嚼侍郎之骨況三思又得幸於上倚白上罷政事矯制殺侍郎等若反掌耳侍郎尚不知動念乎柬之曰大事已定彼猶几上肉耳無相能爲上素勇烈當使自誅

之以張天子之威耳長史固不必過慮也季昶遽彈指歎曰唉吾以東之爲天下人豪故往告之乃若是乃若是吾不知死所矣二月上命三思爲司空五月賜東之等王爵罷政柄二年六月各貶爲遠州司馬未幾皆爲三思所殺如季昶言

傳

鐵笛道人自傳　楊維禎

鐵笛道人者會稽人祖關西出也初號梅花道人會稽有鐵崖山其高百丈上有萼綠梅花數百植層樓出梅花積書數萬卷是道人所居也泰定間以春秋經學擢進士第仕赤城令轉錢清海鹽皆不信其素志輒棄官將妻子遊天目山放于宛陵毘陵閒雲中雲間山水最清遠又自九龍山涉太湖南泝大小雷之澤訪縹緲七十二峰東抵海登小金山脫烏巾冠鐵葉冠服褐毛寬博手持鐵笛一枝自稱鐵笛道人鐵笛得洞庭湖中冶

人緱氏子嘗掘地得古莫耶無所用鎔爲鐵葉筒之長一尺有九寸竅其九進於道人道人吹之竅皆應律奇聲絕人世江上老漁狎道人時時唱清江款乃道人爲作迴波引和之仍自歌曰小江秋大江秋美人不來生遠愁吹笛海西流又歌曰東飛烏西飛烏美人手弄雙明珠九見烏生雛城中貴富人聞道人名多載酒道人所幸聞笛道人爲一弄畢便臥遣客即客不去臥吹笛自如也嘗對客云笛有君山古弄海可養蛟龍可呼非釣天大人不發也晚年同年夫有以遺才白于上用玄纁物色道人于五湖之間道人終不起道人性疎豁與

人交無疑二雖病凶危坐不披文則弄札翰或理音樂素不善奕畫謂奕損閒心畫為人役見即屏去至名山川必登高遐眺想見古人風節曠邁非常人所能測也與永嘉李孝先茅山張伯雨錫山倪鎮昆陽顧瑛為詩文友碧桃叟釋臻疑歸叟釋現清容叟釋信為方外友其文有驚世者有三史統論五千言太平綱目二十策歷代史鉞二百卷詩有瓊臺曲洞庭樵吟五十卷藏於鐵崖山云　贊曰有美人兮冠鐵葉之峩峩服兎褐之躚躚雷浦之濱兮鐵崖之顛嗡陰呼陽兮履坤戴乾萬竅不作兮金籟於天其漆園之傲吏兮緱山之遊仙也

耶

中貪之骨

志血櫃

楊維楨

四溪吝吏某積金若干盛以巨木櫃自喜曰吾櫃可支吾一世吏積若干遺吾妻妻艴然曰金櫃非金櫃乃血櫃耳吏問故曰棒頭舊血漸新血櫃裏黃金壓白金櫃今非血乎血溢沉爾軀若何曰沉則吾在金穴矣曰汝且與金同血又曷取穴吏不悟明年以犯律贓殺籍其金妻乞櫃貯尸焚之客有弔者呼小吏吏血湛湛軀大吏吏血流漂杵鐵史曰貪吏妻獨賢惜不得姓氏客弔辭尤警錄以語虐貪

卓絕萬古
仆此一詔

詔

定嶽鎮海瀆名號詔　王禕

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爲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于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辨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

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爲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故兹詔示咸使聞知

後來作記作考者皆不及

記

漢南北軍記

王禕

南北軍漢制也漢受明命撫方夏乃西顧北宅作都長安城闕宮室光明神麗固足以備國制而昭皇威隆上都而觀萬國矣重惟天子之都宜有重兵所以壯根本而嚴衛翼者廣其在此盖上天之象以羽林爲天軍黄帝之聖以兵師爲營衛王者規天法聖則爪牙之衛詎可缺諸高皇帝以神武之資躬提三尺糾集義旅汎掃宇内天戈所麾蓬孛消釋五年馬上蝨蟣鍪而汗介冑縛嬰斬羽天下既混爲一任罷之兵俟諸農晦巴渝北

務無勤遠人队鼓包戈將與天下元元相安于無事矣然而强宗豪姓盤互關東而材官騎士散在郡國必虎符羽檄召而後來帝室皇居苟無武卒銳士以衛翼之殆非所以防未然而窒不軌此南北軍之所爲置也南軍所以衛宮城者也主之者衛尉其屬有南北宮二衛士左右二都候南屯公軍蒼龍玄武北屯朱雀東明朔平八司馬凡衛士二千四百六十九人然衛尉主兵殿外而主兵殿門内則爲光祿勳其屬有左右五官中郎將虎賁羽林郎左右監凡衛士三千四百六十一人北軍所以衛京城也主之者中尉其屬有中壘越騎步兵

長水射聲屯騎胡騎虎賁入屯校尉而胡騎不嘗置惟中壘射聲虎賁屯騎在城中餘屯則皆留城外總凡軍士三千五百三十六人而胡騎虎賁所領士數無所考大抵衛尉主南軍以衛宮城實居乎內中尉主北軍以衛京城實居乎外相爲表裏其勢常相均然亦使之自相爲制焉以史考之北軍在外而或兼乎南軍南軍在內而常重乎北軍何也國有大故則北軍亦環宮而屯故五校嘗入爲宿衛之兵是北軍或兼乎南軍也吳漢之薨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以送葬而不易於發南軍是南軍常重乎北軍也豈其兼乎南軍之在外之兵多

營兵外出
習邊亦所
以精之也

重乎北軍者在內之兵精故歟然古者兵不外出以根本之當壯衛翼之當嚴也漢初猶存古意南北二軍未嘗出雖嘗出矣而其出未嘗遠高帝十一年發中衛卒軍霸上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軍長安故曰雖出而未嘗遠也至于武帝始以衛尉擊南粵宣帝又以羽林佽飛諸兵擊諸羌厥後自明帝至順帝南軍遠出者二北軍遠出者六而高帝建軍之本意於是廢矣竊嘗論之天下形勝惟地與兵漢都長安阻河山之險左殽右蜀太華涇渭表裏襟帶金城千里隱然天府之國矣而南北二軍負城環宮路侐而營列棋峙而星布平居無

事則虎視眈眈四征不庭則如火烈烈戎心肝膽戰栗駭落孰敢弗率以干我天威可謂兵形地勢兩兼得之於以鎮安四方鞏固萬代永永無斁高帝之貽燕于厥子孫者神謀聖畧何其宏遠也是用著其建軍之本意以詔後世若乃官名之更革損益先後不同士卒之調遣增減始終有異已詳於簡牘者茲不復書